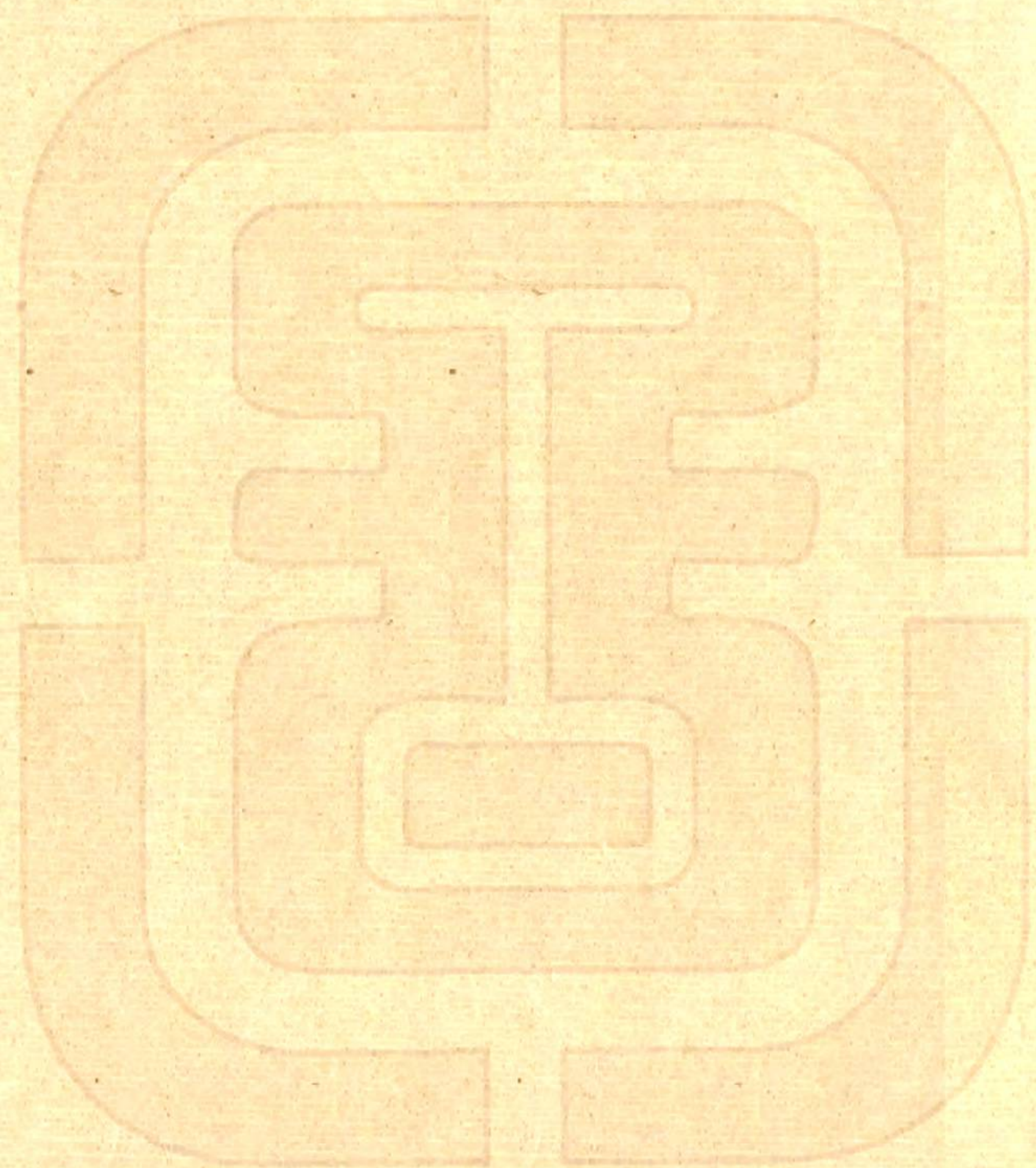


朔方新志



朔方新志卷四

詞翰

靈武受命宮頌

并序

臣聞享天降命惟德也哉難奉時

惟聖也必有非常之運是興撥亂之功君以蒼生為憂不以濡足為患以寧濟為業不以修身為道此陶唐所以捨而不畏舜禹所以受而不疑靈武宮皇帝躍龍之所日者奸臣竊命四海蕩波我聖皇天帝命曆之數啓龍圖作受命之書付於我皇帝皇帝士遊崆峒以求至道於是群公卿士負玉旒金璽望

朔方新志卷四

一

芒碭之野三進於閭闔之中曰臣聞在昔蚩尤連大盜中國神農氏兵莫能勝天降玄女勅軒轅氏大定其灾厥後堯有九州之害而命禹禹以四海之功而受舜陛下主鬯大位十有九年精爽者皆美德馨乾坤也必聞幽贊玄德上達景福有歸六聖觀命曆之期兆人有臨難之情陛下畏災運而不寧棄黎元而不顧以致仁為薄以大寶為輕臣等若不克所請與億兆之衆將被髮拊膺號於天而訴於帝矣皇帝唯然改容曰豈人心歟丁卯廣平王倣太尉光弼司



徒子儀尚書左僕射見兵部尚書輔國與北軍將士
西土耆老萬五千人排闥以訴帝曰今豺狼穴居宮
闕陛下兆庶為餌宗廟為墟若臣等誠懇未通是高
祖不歆於太廟且陛下涉渭則洪流涸迴鑿則慶雲
見布澤而川溢廣動道而嘉禾生靈祇鬻鬻玄貺幽
感臣聞符命待聖而作天運否終而會歲筴聆蠶會
也膺武英名聖也臣等敢昧死上聞帝乃灑齋宮啓
金匱嗚咽拜受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元年
尊聖父為文武大皇帝是日煙雲變作士庶踴躍黃

龍見於東野紫氣滿於天門翌日也數百里衣裳會
兼旬也數千里朝貢會踰月也天下兵車會浹時也
四方戎狄會以一旅成百萬之師率胡夷平社稷之
難禮郊祀戴聖皇與人合誠心以氣消天厲動罔不
吉歆無不報是以白鹿擾於王庭靈芝產於延英化
動而功成淵默而頌聲言禪代者陋蒼梧易姓之名
語嗣守者羞唐堯積善之厚述戡定者歎四紀而復
夏美中興者蚩三六而戒新於戲神祇之所歸往品
物之所法象鼓鼙龍於尺水仗大義而東向矢謨發

號實在茲都願兼石宮庭以垂萬古併過山澤知日
雨之與窮造化識天地之爐臣矣稽首敢獻頌曰赫
赫河圖啓天之祐雲從億萬皇在九五惟昔陶唐克
傳舜禹濩也武也夫何足數彼妖者勃惟暴惟貪天
實即命人將不堪皇曰內禪於再於三盡武之善去
湯之慙兵車百萬洶洶雷震橫會九州為行為陣恃
力者蹈從命者順孝以奉天神而撫運至德唐堯宗
功大禹瞻瞻北叟垂白而觀沛邑空歌周原已古祈
細頌聲永介茲土

朔方新志卷四

三

授田牟靈州節度使制

唐蔣伸

門下秦築城以備虜未若選將為長城漢設策以禦
戎吾知得人為上策况朔野之北全涼以東兵臨五
城地遠千里非疇勞無以分爵土非用武何以示恩
威副吾勤求允屬雄傑檢校金部尚書金吾衛大
將軍田牟才度間生智能兼聳家承弓冶業擅韜鈴
而又揭厲儒流詳閑吏術不戰而烽煙自息言兵而
勝負已知泊早服官榮當參羽衛流五原之懿績播
三鎮之威聲風猷藹然今望斯著如一作爾兄弟之

孝友化自閭門，其父之忠，自書於竹帛，是用擢在
列為予警道，觀其形容，益見誠意。朕以党元未滅，邊
障是憂，竊汝通明，與我安撫，所宜勵清廉於虜俗，宣
惠澤於戎人，恢紀律，責乎齊刑，理蠻夷，惡其生事。蕃
垣北地，控帶長河，仍加毛玠之榮，不改趙充之秩。可
檢校吏部尚書、靈州節度使。

唐授鄯齊之靈武副使，制曰：朕以靈武重鎮，控制西
故選於和門，付以油節，思得幹用以佐參畫，如聞齊
之自得科名，留心政術，奉沙漠之使，佐權亮之司口。

朔方新志卷四

四

不告勞人，稱素職，某與思謙臨泊，知退皆鑽研文學，
承襲軒裳，暢彼聲光，端其操履，是可以佐鎮組於台
席，奉指教於才臣，而八達九衢，曉巡夜警，亦執金吾
之重務也。咸允章奏，無忝所從，可。

不遣使諭元昊，詔曰：昨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
犯疆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
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奮，群
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忍，

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建此遜章。

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
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辜復顧堅於永好苟
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
福不亦休哉

宋詔諒祚懲約吳宗詔曰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
大信以協萬邦思與蕃屏之臣永遵帶礪之約矧勤
王而述職固弁世以推誠而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
不體朝廷之意罔循規矩之常多於臨時卒爾改作
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下修奉上之儀本

期効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豈宜一介於其
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廓爾以無疑
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旨諭諒深
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便宜精擇不令妄舉以紊
尋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有違
越必寘典刑載惟信誓言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可
守言貴弗違毋開間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宋冊秉常為夏國主文曰維熙寧二年己酉三月十四
日辛巳皇帝若曰於赫昔堯合萬邦而民風和周建

列土而玉業懋若古申命蓋國家之成法也咨爾
常迪性純一飭躬靖虛生稟山川之靈舊傳弓鉞之
賜撫有西夏專於本朝知事君必盡其節知守國當
保其衆乃內發誠素外孚誓言質之天地而不欺要
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顯微實錫爾以茅
土之封不為不寵加爾以車服之數不為不榮消辰
既良備物既渥誕舉丕冊以華一方今遣司封郎中
劉航騎都尉劉恂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為宋藩輔
夫履謙順者靡不膺長福懷驕肆者靡不蹈後虞率

身和民時乃之績往欽哉祇予一人之彛訓可不慎

唐權德輿中書門下賀靈武破吐蕃表臣某等言臣等
今日面奉德音靈武大破吐蕃擒生斬將者伏以膚
謀武經陰隲上畧兵符所授攻戰多方蠶茲犬羊尚
勞燿燧群師稟命中權戒嚴犄角相因初設險於三
覆竒正合發俄獻功於七擒數酋渠之首級積戎械
於亭侯勝氣餘勇鼓行無前即叙可期有征斯在臣
等謬居樞掖莫効涓埃每承以律之貞空荷止戈之
恩無任慶快踴躍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賦

副使曹璉朔方形勝賦

當三夏川之大郡實陝右之名邦

廓岡阜而為垣潯川澤而為隄角龜龍而為道阡疇
疎而為梁帶河渠之重阻奠屯戍之基張銀良田之
萬頃撐喬木之千章塩池泥漾賣其隈菊井後郁馨
其傍桑梓相接棟宇相望若率士而論其邊陲則非
列郡之所擬方也今為載瞻其四維也漢隴端其西
晉洛梗其東北跨沙漠之險南吞巴蜀之雄山齊突
而若馳水旋繞如環雍廊避郊其垣夷犂孤城之崇
窰內則敞街衢兮輻輳紛輿馬兮交通外則經溝塍
兮刻鏤的原隰兮腴豐任土作貢而域雍兮星分井
鬼罷侯置守而隸靈兮民雜漢戎出河朔山川之林
臨藩落境界之中青窺華嶽之隱隱翠挹岷峨之重
重遙躋西嶺之屹屹近俯東湖之溶溶營興廣武坊
旌効忠壩濱積石閑邇臨潼橋橫通濟兮接賓之鋪
連棟園開麗景兮望春之樓凌空澹清潭兮天光雲

朔方新志卷四

七

影翠秀色兮綠水芙蓉赫連春曉兮日烘桃李靈武
秋高兮風墜梧桐殘陽夕照荒烟兮落花啼鳥飛瀑
晴懸峭壁兮玉潤垂虹輻輳兮影落蘆溝之夜
月漁歌款乃兮響窮占渡之秋風於是高臺日上長
塔煙浮晴虹之影下并蒲牢之聲初收大河之水未
波蠹山之雲不流藹華實之蔽野漫黍稷之盈疇石
闕雪積兮銀鋪曲徑漢渠春漲兮練拖平丘騏驎如
雲兮花馬之池鱗鱗盈肆兮應理之州平虜城兮執
訊獲醜鳴沙州兮落鴈浮鷗城傾黑水兮頽雉殘環
津問黃沙兮短檣輕舟神槎溼兮猶存博望之跡石
碣鑿兮尚傳大禹之游高塚巍哉兮元昊之魂巴冷
古剎煨燼兮文殊之像常留表賀獻俘而忠貫日月
兮唐將之精靈耿耿書抗偽號而名重丘山兮宋賢
之遺韻悠悠此名天下備海陬而為西夏之勝槩可
與江南之匹儔者然猶未也若乃則考其四時也春
則杏塢桃蹊霞鮮露靄秋則鶴汀鳧渚月朗風微夏
則蓮濯碧沼之金波嬌如太液池邊之姬媵冬則恒
傲賀蘭之晴雪癡若首陽山下之夷齊與夫觀鷹鷂

之雄度則凜凜乎周家之尚父也觀芝蘭之葱蒨則
燁燁乎謝庭之子姪也對松竹之森立則徒槎乎汲
黯之剛直也詭鷗鷺之瑩潔則皎皎乎楊震之清白
也以至芳林鶯語柳柳蟬聲鏗鏘又有若回琴點瑟
之立夫孔楹也此皆翫耳目娛心志而為西夏之美
觀不減江南之佳致者是使騷人墨客碩士英賢尋
幽覽勝游樂流連於以羅珍饌列綺筵飛羽觴奏管
絃品題詞藻繡句錦篇觥籌交錯屢舞僊僊撫乾坤
之塊北掃犬彘之腥膻詢古今於故老稽成敗於遺
編方其王命南仲往城於方此何時乎迨漢郭瓚縵
城置驛浚渠溉田省費萬計蓋一盛也整君焦獲侵
鎬及方此何時乎迨唐李聽興仆舉廢復田省餉人
賴其利又一盛也嗟夫時有盛衰治有隆替天道循
環斯亦何泥方今 聖主啓運應符丕建人極重熙
皇圖混車書於六合覃恩威於九區登斯民於懷葛
踳斯世於唐虞矧茲夏州超軼往古詩禮彬彬衣冠
楚楚建學立師修文偃武尚陶匏貴簪組祛異端禦
狎侮抑工商之浮華敦士農之寒苦烽燧息煙閭闕

朔方新志卷四

安堵白叟黃童謳歌鼓舞熊羆奮勇於陣行獵執著
行於巢所弓矢藏於服韞干戈載於庫府而况蔭土
封者惟德惟義遠超樂善之東平握將柄者有嚴有
翼端繼為憲之吉甫予也一介之書生敢擬韓范之
叅伍聊泚筆而紀行
議者幸勿銷其狂魯

於越婁奎朔方風俗賦

閩中號土膏陸海為九州腹蓋
指河蓋鄞鄞間云余過之未有

得也此入靈寧之境地沃衍人民衆火耨水耕有可
觀者視三輔大相徑庭乃書傳所稱在彼不在此余
甚惑焉嗟夫世之實不中聲與潛德而名湮滅者可
勝道哉是故采夫鎮乘詢諸父老灑思為辭以彰厥
隱夫儉父賦三都須成取覆覓業為陸子所笑無腆
之筆何能重夏汲長孺有言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
耶敢借解朝篇中居士等名即仁是公意云然事皆
實錄者西夏有玄虛居士賢而德文子階華先生客
夏耳其名以刺謁之款叙既已文子乃稱曰蓋聞過
高唐者必聆清商遊惟渙者必觀藻績蒙躡躡海內

有年所至處無不習交其賢豪長者因獲周知謹
夫語云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君世家於夏且
朔文學之圓樓運載籍之林上燭往古下鏡來今其
於朔方建置之頭末泊山川風物畢載於腹敢以為
請母子靳我居士謾爾與曰僕也恂恂未嘗蘇於故
間從長老後而竊聞其聚焉夫草昧方祛睢眈無詔
軒唐開繹上我象乎靡得而究已自姬王命使往城
羸氏因河為塞權輿於龍經之詠昭著於太史之載
後職方為雍州區攷天官分井柳界南要服於中華
繼編戶於炎代啓於青而築於建郡於漢而縣於唐
高宋隋之州鎮為偽夏之都邦面陽明而翼赤縣之衛
請陰陸而抵戶遠之防右酒泉今控引左雲谷考相
望徽禮星繁雉堞雲長勢形繡若天險孔張洵九圍
之無匹展四遊之獨臧其山則賀蘭擅其奇金積標
其勝拓跋之所避暑瞿曇之所演乘綿亘則百舍不
止穹崇則萬尋未竟壁巖霞構橫峰鶴立邃壑莽蒼
靈嶺前芳根連金母之瑤房椒載上清之玉色千秋
雲而巨度礙朝日而行遲須不敢拔鳥不能飛逃而

朔方新志卷四

九

望之訝煉石方撐碧落就而仰之猶鰲足兮莫曰維
至若黃草葦為欵衰黑鷹脩乎將蕭伏地飲河恨
虎踞特秀甯起敦丘瓜聚登榑子而流覽無窮訪天
都而難覓其處其水則漭漭蒸汗汗田田黑水沃
日靈河漲天方其趣乎峽口馮乎石瀨旁薄驚騰轟
颶澎湃山推嶽舞之勢排江傾海之派及其寓安流
沒追琦軋盤涌裔咸夷遷迤朔波凌湍虹洞無紀環
郭帶郭散漫索紆枝而為渠豬而為湖其為渠也益
端竦駕螭虬條分縷折曲折周流經城市而脉脉道
滄洳而漉漉溉千林之果林浸萬頃之塍疇其為湖
也崔葦之塲蕪葭之藪晶晶無垠涇藏百有芻牧者
馳驚芟藁者奔走其產則溢池神液因風自生調鑄
濟味國計比盈馬牙地栴擘尾沙尋蠶旄連丹三幣
五金旃裘膠革觚角豫章以全民用作貢尚方土植
有山樊江離沙菝石竹射干彫胡流夷首稽淺者平
原菁菁郁郁香有金錢其有青玉棗實鷄心槐生兔
目龍珠稱百果之宗烏裨蘊七絕之淑淥池並蒂而
考青門合並而熟露長直連蔓孽孽莫來禽種干漢

苑馬乳抵於西域蓄極鸞於東山壯冊富於金谷碧
梧棲鳶鳳之柯金挑以鸚鵡之肉荐雕俎於芳筵時
瓊砌於華屋燕以秋黃之蘇白露之菽益人之蒜禦
饑之蓄青稞胡麻椰杭莢菽可醲可炊粒珠顆玉又
枸檣成林薔苒若稼餘不冬彫花不寒謝史附咀之
療人僿陰煉之羽化至於鱗虫羽族擴走穴居若圖
經之所逸若爾雅之所無指百詘而未盡剡十藁而
難書爰耳目之所覩記祗能憶其大都鼠珍貂龜馬
異駒駘餘舐突獬狝趨捷龐盧遠足則三窟之兔夙跡
則九尾之狐麝餐栢而香遠麋戴玉而班殊趨則德
德行則於於索馳可服大武善樓既以引重亦以長
驅集觀乘馬蜚睹雙鳧交精屬玉旋日庸渠穰穰之
翼鷺鷥之雛耗耗之豕馱馱之呼黃陵之廟青草之
湖頡之頡之以遊以娛丁首莘尾鼓髻清流躍澗滄
兮為樂蓋苻藻兮沈沈問其名兮鯁鯁取不竭兮鮎
儵詹何引兮獨蕭魚子泛兮孤舟烟消日出兮款乃
聚纓罟兮渡頭贈鮓紅縷細味與丙穴公蒸嘗以品
賓客用羞其宮室則飛觀基諸元昊高臺剏自狄公

朔方新志卷四

十

崔嵬千祀故址猶崇鬱鬱兮仙人之館轟轟兮帝子
之宮蘭堂生霧桂樹凌颺金壇橫朗珠刺珍瓏廊欄
羅纒甍棟隆隆疏窈窕而沙紫瑣翕施而泥彤文楹
華桷玉碣鏤題籠以朱網覆以琉璃照耀星漢揮霍
雲霓甲第名園參差城郭戶植羽葆門懸鍾鐸金波
蕩漾麗景聯絡鱗畫鷁於園唐飾翠鸞於簾箔市廛
孔道萬落重圍青帘飄兩紅樓娟人烟花不夜歌管
長春陟麗譙而睇眇第見乎廣廈之粼粼其人則飛
英於國史之著則名於金櫃之藏傳燹以黃金而取
譽傳昭以學府而流芳宇文赫赫於戎畧侯程燁燁
於居喪三史偉於行師三傳神於折訟勛績擅於喬
梓功名炳於伯仲稱變豹則韓遊環論汗馬則史敬
奉是皆人世之龍塵寰之鳳遊過景風今古雅重迨
我明時譽髦尤衆忠者義者孝者節者有芝英雲
氣片藤拱壁者有黼黻河漢隻語千金者有嫺儒雅
而師表士林者有持風裁而正色立朝者有倚劍臨
峒抑天驕之橫者有寧銜刀都市不易慮以生者有
蟬蛻瑤埃而翔區外以舒翼者非角而茂者雲翔華

顛而彥者鱗萃金... 鈴閣之前偶旅之... 儀虎螭振桓桓之... 不為之置其俗則... 治古鑄日者星人... 旁午而交臂自高... 茹毳含醇曼榆被... 催種民狎其野肥... 電韶華明錦軸則... 裊裊引類呼朋吹... 於章臺之紅嬉戲... 甚蓬製細輕筍舒... 手高枕乃有武方... 醜金注緝浮爭先... 沃阡陌黍黍百里... 水之樾來封夷之... 圖儼僊僊於閭闕... 夫商吹簫發於林... 阜霄露厭泥

朔方新志卷四

十一

於茅草翹然勁者... 成垂實剪摘芟獲... 索于囊盈篝滿榻... 轉殿殿縱橫絡繹... 恃狐貉成蓋裁既... 文蒲稍汗血蘭筋... 選於是赴赴矯矯... 獠星流景集駭奮... 窘充物車騎無飛... 社人事紛拏莫可... 夏之土壤又盡膏... 決乎寓內也文子... 未也青銅之映雷... 百座森聳乎其上... 差峩萬仞三泉地... 澤徧敷於靈齋西... 歷四時而不開即... 飛霞洞天弘敞天... 下之慈易絳合四... 外之泥垣斗牛

其中有龍淵寶玉和輝珠濺若倒囊與傾瓮貫桐柱
兮為綫放遠池兮猶沸當祁冬兮可前又氣肅天高
撼石動地則曰靈武秋聲青蠶入雲素華逐影則曰
玉闕白雪沙明水映乾坤錦燦則曰羚羊落照踈星
的歷下見下沒則曰石空夜火望之則有即之則無
此官橋之奇木也明河在天星斗在地此月湖之殊
景也表立則順影墮則逆此浮圖之幻跡也晴日鍾
鳴風雨鏞振此沙闕之異響也以至靈旆變兮吉善
臻神駒刷兮夜光熾玄兔進兮飛龍閑金牛現兮白
馬寺秋童離躡於副晨安門媿德於公藝朱大夫齊
名於謫仙程先生等節於孔伋靖王有東平河間之
風仇侯有驃姚車騎之績斯亦殊尤絕軌也寧非世
之所稀覲文子嘆曰偉哉不謂西夏有此華先生獨
不應俛仰四顧咄嗟曰休矣居士熱目之曰昔柳生
詫晉而吳子拜手有君稱越而子真離席僕夏產故
夏談也而客則余西豈有說與華先生曰而胡以竊
竊焉夸詡為耶而不聞天下有名山巨浸為仙靈所
宅蛟龍所宮者耶又不聞中國之樞都會之交錦繡

朔方新志卷四

十二

絛綺若叢象犀珠甲如海者耶又不聞洙泗濶洛賢
聖比肩豐沛南陽英豪疊足耶以九寰之恢恢眎西
夏之屑屑僅廣漠之霽空馬體之毫末抑奚以自名
迺詭詭於頰舌故知沒跡坎井者昧海若之滂洋習
聽柎走者言天球之朗徹居士不為愠徐而曰僕豈
不聞是彼盧橘夏生祇多上林談說鼉鼉海浦徒張
西國聲名若余於夏則皆有而言之者也夏固未可
少矣先生曰吾聞水以龍靈地以賢重矚矚之俗君
子不入其鄉要荒之裔大人不履其域夏僻西鄙夷
土也賢者所不蹈尚可足多哉居士曰昔漢武英主
也將柴望於岱宗先釋旅於河北揚千里之旌旗震
雄風於虜服唐太宗不世之主也除千古之兇雪百
王之詬親御六飛執鹵獲醜嘗駐蹕於州城垂磨崖
於不朽肅宗中興賢君也返翠華於馬嵬登大寶於
靈武扼長關之胡雛碎魚陽之鼙

高皇帝愛子也受茅土之籍折山河之盟建國命氏世
食鹽城而貞寧弘農華昌豐林壽陽鎮原延川

咸天潢之玉派分桐葉而遷臨其餘割符之帥乘鐵
之臣在周秦有古甫南仲扶蘇蒙恬諸賢在漢魏有
衛霍班竇耿源之傳在唐有郭子儀魏元忠張說裴
識輩五季以還不勝枚舉晚今若金大保之使事翟
學士之行邊揚開府靖寘藩之變王威寧息狼望之
烟誠皆光輝於後奇偉於前所謂詰辟獻臣也而嘗
稅駕於斯焉客豈不聞乎獨奈何而云然華先生曰
是誠有之然蠻夷之性行若鏡凜心若豺豕易戾於
惡難導以善玄朔之墟為不牧之故向總濡化已又
寧無餘風未變則羶穢俚俗何足比人數而矜美也
居士夷然喜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必
若所言是甌粵不章甫而巴蜀猶雕題也夫俗以代
易風以時移其始畔換其後雍容其始慎忭其後卑
延其始驕驕其後收收歲月殊邁氣味攸遠荆人而
莊嶽有不齊音耶且國初盡徙寧人於內地別以
江南戶口實之則固皆衣冠禮義餘葉矣焦明已廖
廓而羅者胡猶然沮澤我華先生曰往事無論已其
地孤懸絕域也劉帳韋鞞四樓叢梗比者創於西仍

朔方新志卷四

十三

黠於東非復弭耳柔馴矣舉萬石之鐘絃絃枯之杪
得無為朔方他日虞乎居士曰否否不然吾夏金湯
固走集險地利足憑矣武剛千輪鞞突飄忽朱旄絳
天赤羽耀日函堅崇夷兵鋒越棘丁零角端超足而
射遠者括蔽洞宵近者飲金沒石器械足禦矣鷹揚
之率人人扼虎熊武之師各各超距人力足恃矣以
此而守奚壁不堅以此而戰奚摧不折我矧今上
居安思危宵旰於理德之所覃風之所靡閭昧胃爽
罔不率俾格心向化四面舉趾且將解懸結而冠冕
犁沙漠而樹藝彼樊禽擱獸乎尚於渠而樽嗟坐太
山之隈虞其傾仄斯亦客之過計矣於是華先生語
塞敝罔靡徒舉手諾諾引文子辭行色有餘怵居士
拂塵容與飄飄乎
若御憑虛之鶴

唐呂溫三受降城碑銘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

仇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安防重門擊柝維
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特瘠瘳而弛張萬象吳穹之

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
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者皇唐之勝
勢也昔秦不量力比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
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頗為荒丘退居河澗歷
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
與因循未暇經營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
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
甲不及探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
塞草落而邊氓懼河水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
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覲強暴賈鄰構怨掃境
西伐漠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
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
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
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
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關斥堠迭望畿二千所損費
億計戒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於海西窮
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
耀孤鷹起而刀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閑韓公猶以

朔方新志卷四

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竿觀虎旅看旄頭
明威與太白進退小則責琛書受厥角定保塞一隅
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若塞萬里之野大畧方
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
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驥武柔者敗律城隍險固寇
得凌軼或馳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劇壘而旋吾知韓
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群生戢
兵和親士狄右泮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
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
勝伸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畧使其來
不取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誓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
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
烈而不昧

巡撫趙時春重修邊牆記

國家威制四夷巖岨封守而

虜花馬池尤為襟喉或北而益之墉樓櫓臺燧舖
墩守哨之具星列茶布式四不備成化以來其制漸

俞黠酋乘利稍益破壞以便侵盜而人將率綺紉
并子莫或耆樂 朝議益少之始務造梟將以功首
級差相統制而巡撫御史居中畫其計督監司主
饋餉更請置總制陝西三邊軍務以上卿居之士衆
知爵賞可力致則騁起而諸將奏功相繼虜頗懼伏
北引矣嘉靖十年總制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王公龍
瓊始興復之虜倘也結恫喝未克即叙時用唐公龍
來代博采群獻惟良是是凡厥邊保悉恢故制寧夏
夾河西通巨數百里頽垣墊血于崇于濬嘉靖十四
年秋工乃告竣請給官費僅二萬兩役不踰數千人
無敢勞怨行者如居掠敘用息是後也相其謀者則
巡撫寧夏都御史楊公志學張公文魁繩其任者則
巡按御史毛君鳳韶周君銖督其事者則按察司僉
事劉君恩譚君閻至於擁衛士衆遏絕軼突則總兵
官都督王劼咸協共王殺費襄洪猷是用勒銘以永
後範銘曰復高牆兮縶坤維瞻厚收兮環處鳩鎮節
務兮伏狹偷揚 威發兮永庚夷

朔方新志卷四

副使齊之鸞東長城關記畧

河東奔不毛千里皆古朔方地成化間即其處築長

城三百餘里碩虜日抄掠而城復卑薄安足為障乎
嘉靖乙丑虜入寇總制王公瓊破走之乃憑城極目
套壤嘆曰城去營遠賊至不即知夷城入信響飛擊
設險守國重門禦暴不如是也吾欲沿營畫塹聯外
內輔車犄角之勢乃疏論之以之焉與僉事張大用
領其事庚寅秋就緒及冬虜入果不能越因復疏請
自紅山堡之黑水溝至定邊之南山口皆大為濬溝
高壘峻華夷出入之防塹深廣皆二丈堤壘高一丈
廣二丈沙土易圯處則為牆高者長二丈餘有差而
塹制視以深淺為閔南四清水興武安邊以營堡名
在花馬池營東者為總要則題曰長城關高臺層樓
雕革虎視凭欄遠眺朔方形勢畢呈于下毛卜剌堡
設暗門一又視夷險三五里置周廬敵臺若干
所皆設戍二十人乘城擊刺射蘇之器咸具

齊之鸞平虜北門關記畧

自河東黃沙之長城百里障臺十八廢不能守于是河西

三關遠棄而虜得取徑賀蘭以侵鞏莊浪西海
下其議于總督王公愛愛謂副使牛天麟與之驚河
東西之障烽遺墟故在也何名為復第未有必守之
策耳如可復也亦可失也因上議請於唐朔方軍
故址北數里為深溝高壘連屬河山徙堡之無七種
者近之以助守望則虜自不能入可漸恢復有詔
鎮巡官舉行時之鸞實董其役由沙湖西至棗溝兒
凡三十五里皆內墻外墜為關門二東曰平虜中曰
鎮北為二堡圍里百二十步徙故威鎮鎮北軍實之
又徙內堡軍之無七種者於西隈為臨山堡為敵臺
四燧臺八沙湖東至河五里漲則澤竭則孺虜可竊
出皆為牆以旁室其間道于是河山如故而險塞一
新矣

愈憲孟霖赤木隘日記畧

賀蘭山迴斜四百餘里尚岑
律萃為鎮之壁其蹊徑可馳

入者五十餘處而赤木口尤易入歲久闕敝虜得肆
寇總督劉公天和著安夏錄二年漸次修復惟赤木

朔方新志卷四

十六

關不能固蓋山勢至此散緩溪口可容百馬其南低
峯仄徑通虜窟者不可勝塞麓有古牆可踰而傾也
以其地多礫少泉故難為工劉公乃奏請發金四
萬已亥巡撫楊公守禮至則循麓抵口令人徧割諸
崖各得壤土故處且山多團石可作砌省斧斲又去
口二十里金塔墩有四泉作水車百輛運之令都指
揮呂仲良董其役比他關為最固謀及百年
成于一旦視修葺之慎其無望于來者乎

長史孫汝匯漢唐二壩記

黃河由崑崙積石入峽口遠
寧夏東西直洑而比東作渠

引流曰漢渠漢之西曰唐來自董文用郭守敬開導
授民其利遠矣迄今渠久浸淤歲發千夫濬之木植
勞費不啻萬計昔謂黃河獨利於夏茲困也亦甚陸
慶壬申憲大夫汪公同念民隱登覽渠流慨然嘆曰
是閘也木也洪濤衝溢非木可支蓋易石為砥柱乎
乃議於中丞抑菴張公總督晉菴戴公奏請改築報
曰可公沾沾喜謂可以殫厥謀也爰畫方畧審勢繪
圖每壩設閘六所用石若數萬工人試之無何公

尚實督撫公各遷去工將興而未就衆議紛然事
寢萬曆癸酉中丞念山羅公撫夏先憂首詢厥後
聞之督府毅菴石公矣會甲戌憲大夫解公至檄總
其事解公曰汪之加志於民若此前功弗舉其責在
我乃以協同劉君濟沈君吉都司楊恩守備朱三省
統理通判王統薛保司計會經歷李耀千戶劉楫司
公務役出於軍夫石取諸金積山斲砌惟堅二閘石
然經始公諭後者是用為式可次第舉之諸執事任
勞益涿民亦欣欣相慰孰不爭先而趨赴也丙子秋
唐霸落城迨丁丑四月漢霸亦相繼告竣壩之傍置
減閘凡十中塘底塘及東西兩南北兩各覆以石上
跨以橋橋之上穿廊軒宇豁然聳瞻臨流而迥源誠
塞北奇觀矣夏人興禹功河洛之思謀勒碣以紀數
公之永永劉君等以請於越東孫子孫子曰事每相
待而有成為民事者終始相乘乃克有濟故蕭曹丙
魏自古稱之以其畫一而同乃心也是役也汪公創
之其施未竟天將啓其機以有待乎使後相齟齬於
其間一道傍之室耳今共懷永圖一殫力而萬姓捐

朔方新志卷四

勞百千年故賴豈云厥功甚鉅蓋君子苟有利於生
民不必謀自己始功自己出彼數公者心同而量弘
度越古今萬萬矣其天為夏民俾相待而共濟之君
是耶休風協美用詔將來若籌畧壯猷數公更僕未
易舉茲特述
其水利云

長史張應台王現泮記

嘉靖乙丑之夏撫臺鑑川王公

忻頌聲載道 慶王聞之令右長史張應台進而議
曰是勒以石可乎台曰功者極乎溺者也德者澤乎
民者也然功莫大於貽安德莫極於粒食宜其碑台
被說文謂碑所以表人之功德因留之不忍去者也
昔禹當堯之時洪水方割包山襄陵承命乎治九載
奏績乃登祝融之峯螺書徧刻碑斯立歷何也蓋地
平天成萬世永賴功德無尚者也春秋以降如西門
豹治鄆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之豐碑記之亦以因
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今茲寧夏寔古朔方地也去
京邑五千餘里脈懸河外地潮沙涌醜虜四陸是以

足食城守為難賴漢唐鑿渠引河灌田屯種軍民藉此以食邊圉籍此以保矣若王現拜則輔乎漢渠者也河水泛溢故道浸移使泮一敗其害不可勝言矣然蒞茲鎮者未嘗不知之或又以遷轉為念視此不加之意耳爰及撫臺鑑川王公簡受上命保綏西夏鴻才神敏貞度識微節鎮之初認認然任國事如已事興利革弊嚴示撫夏之約憂民恤患痛陳水災之疏凡可以為民慮為邊計者無不殫厥心以籌畫之矣至於王現泮之將頽則屯田所係不可緩者惻然而嘆曰渠者通水之道也泮者益渠之輔也河洗泮簿渠將恐矣適今不治將無渠無田無民無城茲鎮豈能一日而存故專意主修乃下議於百司百司僉以費浩動眾下埽橫流弗克有濟為懼王公曰計小者廢大疑謀者寡成益堅初議時委屯田都司魏繼武總理以興是役計日程能經費節力獎勵警惰工傭稱事四閱月厥功乃成或者以為有神助焉夫培泮以輔渠灌田以獲總軍民之食可足矣以屯種而養軍士以軍士而居城守疆虜之患有備矣所謂粒

朔方新志卷四

十八

食以澤民拯溺以貽安者不在茲乎使嗣之者能師其意而不失世世軍民尚亦有利哉則王公之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矣詩曰績禹之緒王公有焉以其功德言之也宜其碑慶王曰都台謹載諸玄石以寫眾思以垂永久云時奉行

知縣王業中衛美利渠記

寧夏鎮之西南三百里建置中衛黃河自蘭靖來邊中衛

直而北昔夏人鑿渠引河水灌田世享其利人言黃河獨利於夏職此之由也中衛有蜘蛛渠即今美利渠長亘百里經始開鑿志遺莫考按鎮之唐來漢延等渠志載拓跋氏據夏已有之矣元世祖至元元年藁城人董文用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即始復開濬邢臺人郭守敬為河渠提舉更立牌堰今兩壩皆其遺製工作甚精則蜘蛛等渠之開或皆董郭二公為之也中衛屯田幾二千頃歲徵公稅三萬有奇實藉水利以足公私邇年河流昔比趨南渠口高於水莫能上衛人感頌相泣曰有渠而不得灌溉之利與

無渠同也屢嘗告請改濬前巡撫無慮數百成
隱集議區畫俱以工役重大惜費中止但今因仍挑
濬無繫緩急衛人感額又相泣曰徒濬而不為改易
之舉與不濬同也嘉靖壬戌夏中丞毛公奉簡
命撫夏籌決通明應變如響法重大體政先急務衛
人以前事告請公愕然曰民賴稼穡以生而水利者
稼穡之源也水利弗通民何以生夫因勢而導治水
之法也所欲與聚體民之情也是誠在我即行兵糧
道泉僉謝公移檄改濬委參將傅良材防衛綜理屯
田都指揮張麟圖職提調寧夏前衛指揮王範職管
工本衛指揮何天衢馬世勳職贊襄命丁夫三千人
以赴工申令筮吉剋期會集省試有方勸懲有法趨
事者有惟聲無怨色也甫月餘而渠成渠口作於舊
口之西六里許肇工於壬戌歲九月七日竣事於十
月十有六日渠闊六丈深二丈延袤七里復入故渠
口設閉水閘一道六空傍鑿咸水閘一道五空報完
毛公忻然喜曰吾民其永賴以生矣遂易名曰美利
蓋取乾始美利之義斯渠一通不獨可以足食而沮

朔方新志卷四

十九

虜之勢亦有藉馬力少功多暫勞永逸基雖因舊制
實增新改濬之功加於創建是役也上不妨政下不
病農財無糜費民無苦勞凡毛公之所規定而謝公
能恪承之者也衛之父老士夫懼忻舞蹈具書不敢
忘設紀履事為不朽計介生員芮景陽來屬記於致
仕知縣王業業不敢辭拜手賜言曰大臣有功德於
民為民所歌頌勒之貞石為後世法禮固宜也書有
之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夫為民興利謂其仁人非邪
紀其事而弗忘謂其為常懷非邪小民難保若此者
匪偶然也惟我毛公撫夏未及期年百廢具舉夏人
歌頌不忘豈為水利一節已哉邊載受寧且入贊
皇猷斟酌元氣治將以美利利天下矣紀之太常載
之國史可跋而待而謝公亦必踵芳濟美俾天下後
世並揚休聞是又業小子所深望也毛公名鵬號雙
渠直隸秦強人丁未進士謝公名甫號
南川山西代州人庚戌進士敢併記之

翰林修撰王家屏中路寧河臺記

河從崑崙積石歷河
州注於峽口流經寧

夏東南直北穿軻下其於寧夏猶襟帶之固也顧
東勝既葉虜入據套中時時俱制我並河諸塔
事茲棘矣會 大中丞羅公以文武僊望被 上
命填撫寧夏至之日率諸將暨憲大夫按行塞西望
賀蘭北眺高關東瞰洪流南游目於環慶之野還至
渡口見津人操舟渡馬渡者蟻集河橋而無亭以守
之則顧謂諸將曰嗟乎天設之險以扞蔽區夏而棄
與虜共之又弛要害不為備柰何欲部虜使毋數
也吾茲端虜所嚮一旦有變不踰河而西繞賀蘭之
北以臨廣武則有乘長城遡流而南下以窺橫城之
津耳然踰河之虜有河山以闌之有列屯以間之我
知而為備猶距之外戶也虜即南下地無河山之闌
列屯之間騷馳而狎至賊反居內我顧居外急在堂
與間矣計宜益築長城塞用遮虜使不南下而建亭
墩於河之東涯以護橫城之津此要害之守也諸將
駭諾乃約日發卒築長城塞橫亘凡五百餘里別徵
卒築臺河上臺高五丈五尺周環四倍之上構亭三
楹廂房四楹前施遮橋數級上嶸嶸翼翼如也外列

朔方新志卷四

雉為城城周環九十餘丈高二丈四尺繚以重門設
津吏及墩卒守焉是役也卒皆見兵材皆夙具不五
旬而告成事衆且以為烽墩且以為津亭登眺其上
而山巖隴坂委蛇曲折歷歷在目偉哉誠朔方一世
觀矣憲大夫解君馳狀徵記王子王子曰昔南仲城
朔方而攝仇襄重在守也趙阻漳盜之固用能抗秦
漢據白馬之津終以慮項則守要之謂矣今並河亭
墩牙錯抵布守非不堅顧徒知守疆而不知守要
地不固即列墩數萬舉烽蔽天安所用之寧夏雖邊
鎮而京朝之使藩臬之長列郡之吏下逮行商游士
工技徒隸之人往來境上者繚相屬也有如津吏不
戒猝直道路之警曾不得聚廬而託處安能問諸水
濱豈惟客使是虞橫城之津厄則靈州之道梗靈州
之道梗則內郡之輸輓不得方軌而北上而寧夏急
矣此公所計為要害者也人見是臺之成居者倚以
為望行者恃以為歸乃指以為烽墩以為津亭嗚呼
公之意豈直為烽墩津亭計哉公覽望鎮城石甃開
壩築控夷堡修勝金關建學興學理之功不可

述述其防河者如此後之登

巡撫楊一清都察院題名記

新塗孫公被命撫寧

諸父老而博詢之蓋自正統至景泰得為參贊軍務者右僉都御史郭公智而為巡撫者右副都御史陳張文謙郭守敬勞效懋著羅公汝敬來會屯田始廣既至申嚴法令戰暴禁姦黃巡撫之官自時厥後專為巡撫著為令至於今莫

統至景泰得為參贊軍務下凡五人自天順至今得公翌而下凡九人又曰元至我朝工部侍郎吉水儲蓄之利而邊食足郭公兵民倚以為重於是有參以都御史之有改矣

巡撫楊時寧都察院題名記

舊署故有題名記達菴楊公筆也今大司寇泰安蕭

公魯重刻之迨萬曆壬辰事者諱舊署而墟焉乃卜戢要在挈綱丕緒纖細靡肯休之擘畫畢三載之勵

兵變燬于火厥難救定當遷于公議府維昔駸仄初建予以菲劣承乏於後藉勳室鐔補綻庶務次第誌

朔方新志卷四

二十一

理誣惟題名之不可缺也下節鉞是鎮者若而人鑄曰元子命我城彼朔方非題史策光映千古于襄之是郭汾陽之恢復河朔題夏題名于宋茲二公者皆施不泯直熒于襄而上之軌擁麾撫夏者世不乏人駕前徽者彬彬焉然所以後世者豈俸致哉夫名華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失實不能永世焉耳蓋名勝亦以實衰實有隆殺名有名者盜也小實而大名也徽倖盜名君子不處焉義捐私之謂節廉靖寡慈四者皆實之積而名之用善胥備名與天壤而相蔽

爰救工礱石斷自正統以之貞珉昭未憲云為之記詩咏南仲之烈與彼其名烈爛焉邈乎不可尚已嗣名于唐范龍圖之經畧西以三代人物垂鴻樹駿聲一何都也明興詰雋繼而遺乘所載奇核個儻方享大名于當時垂榮名于也而所以為名之本者實馬者非無名之患患名之以實貴亦以實賤名以實有遠邇所託然也無實而者倖也暫實而久名者徽是故匪躬不二之謂忠殉之謂貞攘夷定難之謂烈託以不朽也提衡而論人者上也得其具體名與竹

帛而俱永者次之若夫閭閻馬汶汶焉浮湛洪忍名與草木而同腐者品斯下已君子之稱名也難於予為題茲名者詎直書姓氏紀爵里為榮觀具爾那母寧律同志者緣名以核實稽覆以考政曰某也忠余敢欺罔某也節余敢詭隨某也貞某也烈余敢贖貨玩寇以殃民庶幾一觀法而勸戒昭焉其予之志乎倘不鑒予之志而區區予名之執也則世所稱建牙開府都御史其人者不可勝數當時亡聞沒則已焉雖題名賀蘭之上人亦箴之眊矣則茲石之名也適以召詬速戾馬耳又奚貴于題茲名哉

巡撫周光鎬豫順堂記

兵家云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

和而造大事此則易之豫且順之道也易曰豫利建侯行師彖則云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况建侯行師乎夫坤下震上為豫雷出地奮聲轟蟄啓幽者斷而閉者通剛應而志行機順而畢運威德旁暢然不自豫始也震下坤上為復復之時閉關不省方為其剝後微陽靜以養之既至于豫其機自不可遏

朔方新志卷四

二十二

故未像之先兵家所以自治者其功頃刻不敢懈即善穀乃甲冑鍛乃戈矛礪乃鋒矢不憚征繕以固我圍者皆其具也乃以潛溪參伍淵乎其莫測戒慎修飭密乎其不可間約束于召發整齊之先兢兢業業于講肄矯厲之力不待鋒刃之交鉦鼓之合而儼然矢石集目罄控在御其不拔也如山其迅發也如雷其中倏出倏入獨往獨來有機存焉由是而天發殺機時且至矣地發殺機豫且動矣天動神運人且悅矣于是而有伐肆絕忽之役出之雍容俎豆間而揮枹制勝蓋自嚴固果確者發之方知其淵然不測者乃其折衝精神之豫而凜乎莫禦者出之嚴翼對越之精何者其所豫者素也于是而三軍萬旅樂為我用而不知其所以為我用者亦其機所不能自已爾焉今聽聞則見以為弱少而傳合于弭筆持論者則自處巡撫則見以為弱少而傳合于弭筆持論者則自處何異以三軍為博通輕國家事于一擲幸而得千千百千萬輒掩覆見勝賞爵行焉彼血膏壅草而得骨

沙漠者孰其任之茲朔方何時式胡孽構孽豫意
凶也剝極初復生聚教訓未及三載亟欲驅不教之
民以與狂胡有事此孔子所惡夫棄之者也乃藉口
主上宵旰臣義敵愾何爾猶豫若然則 聖天子假爾
節鉞一方豈其不為疆場久遠計而願奉爾名爵世
裔抑奚賴為且武以保大定功輯民和衆之謂何客
在幕者曰誠然矣漢衛長平霍去病擊匈奴功何如
余應之曰青取河南置朔方郡功大矣乃棄上谷造
陽地以與胡不計何居去病將四十萬騎絕大幕封
狼居胥登瀚海斬虜數萬餘級震動一時而士馬物
故以倍何不問之乃今何能望衛霍萬分一得一狼
走千羊不尤可重既執客曰詩美周宣薄伐春秋譏
楚追戎乃知豫順之動可貞吉也予初蒞鎮假幕于
邊戎署高鍵不設堂簾不肅反側伏機滿左右何以
稱一方宰制乃草創擘畫拓舊公署以居因治
西三楹為籌詠所不揣固陋書之以證在事者

愈事張嘉謨撰按察司題名記

邊方若也邊方重且要者莫

朔方新志卷四

二十三

者禦捍之外莫刑儲屯水若也它邊未暇究惟寧夏
於斯四者尤為喫要我 聖祖 神宗以武定以文
績百六十年 列聖相承經理建置斟酌損益以致
隆熙顧於此有道焉夏鎮城合五路共七衛三十八
所既廣且庶週迴千里北隣大漠南挹關秦東接榆
延西連甘肅形勝倚角腹裏所必賴之大障也在
國初時恐兵食調措武桿乖違嘗 命堂憲大臣一
員為之巡撫征討訓習其任宜專故又 命總戎政
者長二叅同為之督率尤恐內外可虞故又 命
貴坐鎮於其間周悉嚴詳無容議矣然辟有之未變
態多故讖而後可出納之除裒益低昂責當有歸一
方之賦盡出於屯屯田之恒籍水以利鑿渠引河歲
費不貲豈細故哉於是 命按察司憲職一員綜理
分代協志撫臺以安邊裔考之地志始於宣德間憲
副劉公瓚督儲於此迄今憲愈東沂張公北山履謙
凡三十有三人中間所任增損不同要之諸公皆登
甲選歷撫仕名宜相須然後至此但居士於曩昔之
賢未嘗目擊不妄生皂白惟北山先生自嘉靖丙

戊來此將三餘與除激揚禁制區處謀慮風力亦
一時奸豪莫敢逞技所親見也居士嘗備數山東亦
領是役今自愧弗類速矣先是舊有分司在鎮城東
隅卑隰偏隘北山議茲亢所可以分司葺而成之既
竣託吾鄉進士楚君國寶記其事矣復託居士考先
後督理諸公姓名銜籍次第揭石燕述其由居士無
似言何足徵屢辭不獲乃敢贅詞曰按察司員古士
師御史職也胡元設肅政廉司於諸省我朝在內
有都察院十三道都御史御史御史在外則是司是員皆
持風憲行按郡方風憲有綱無所不攝不亦重且大
乎居士它未有知惟自其付託之典及吾鎮之情以
上告焉諸宗日益鄉食無窮尚不自安浩心分外稍
有未充形諸音響介冑紛紜驕誇真味一有所蒞假
藉營謀干典如從恬不知忌昔者八倉陳陳相因今
者舊額如是飛輓無從動調之來必至不給比來
內帑年例屢降以克和買不時公私不副兩渠之壅
每歲修添規利忽忽一有弗慮貽害云云軍丁餘夫
挑修採運尚有襟庸歲之未可屯畝拋荒流亡相繼

朔方新志卷四

二十四

三尺之童蓬赴項補每歲賠納吏甲準徵急於星火
餘尚可白不若此數者為急也今日因有所賴得以
要舒然時異世殊安能保其久而不易邪它日有來
君子受上命以居是物遇委蛇觀在斐之言以有
思焉思而措之敷施之間焉敷施而必款造其極焉
則方區之福之幸不可勝計矣或者忽而不求心不
在焉更有託諸氣數之說則吾鎮之人當何如哉居
士生長於斯平日在念不扣不敢以應願惟同志必
有處焉雖知亦
告情之至也

副使郭汝河東公署題名記

國朝神武開基尤重馬政而西北實戎馬之區天下

署行太僕寺者四閣隴蓋居二焉其階級遷除一視
京寺悉具馬政志云陝西公署故建高平官名損益
不常最後設卿一少卿二分統三鎮且各兼憲街以
重法守然名存實鮮識者恨之萬曆己卯督撫議以
高平去塞遠遂移置各鎮則勢便而令易行乃疏上
得報可時則竹亭馬君先余任建署當

君尋入賀未遑然歲庚寅冬遵例以兀員乞我當路
不許仍促赴鎮甚棘始定署於靈州余恥靈之諸官
舍率平糶秋隘惟是衙土剛而陽爽墟可居願為開
府行臺之所中丞泰安蕭公獨曰吾儕性來暫也太
僕公署常也奈何持膠固之見而俾勤隸人垣乎則
機改朔行臺於費西之隙地而是衙永為太僕公署
凡供用與皂侍從優厚成蕭公雅意云馬君既定居
則思公署徒置之繇蕭公王成之美不可以無述款
勒文以紀之而續題名於下碧石未成尋晉陟正卿
以去時壬午五月也余繼馬君來靈當路復以兩河
分道請疏畧曰余陝諸鎮款市所六夏鎮居三鳥
虜部衆多猝而交至因機制宜道實司之且也隔在
兩河諸政令沛溢匪易願割河以東置道使帝曰
俞其如議而兵食難法刑名諸政咸屬焉越癸未冬
余奉勅領河東道事統靈興花馬三路城邑大小
二十七其於聚鎮馬政職自如甲申秋仲余轄飭兵
洗岷候代未行馬君則以書於余曰太僕建署靈州
不穀也而兼道則自君始余謀勒石題名未果惟君

朔方新志卷四

二十五

其圖之余惟馬政之修軍國賴矣使道之分治理急
焉我聖祖之重太僕即勲舊皆所督視其意蓋開
遠我而權玩於地開幾失於遙制詭竄虺隤所由未
漸矣河東雖歸為彈丸乎然東控塞上有長城之責
焉西南接靖固北地固隱然關陝屏翰也非專道非
躬親欲以因俗善治難哉馬君定衙於靈未幾而余
膺兼道之命修廢則易審勢則宜武振而兵彊威
憚而惠洽意在斯乎河東有道肇基實自馬君始矣
乃其移署也適將滿考之時而其不忘立石題名也
又在歸田之後用心厚而公也何如哉蓋聞善建堅
者顧名則思其實切仰止者望名則慕其人彼韓范
稱之至今赫赫者夫非垂名之以耶策勲楊譽爛馬
與昔賢爭烈吾固知後先君子饒為之矣而不肖之
名得廁其間不甚幸與善哉頽淵之言曰舜無佚民
造父無佚馬而牧隗之告軒轅則謂夫治亦何異於
牧馬者哉亦去其害焉者而已余既勒石題名而特
為記之若此

僉事張嘉謨撰帥府題名記

也然茲虜弗率豈今日耶契丹皆此類耳昔人謂王策然豈容已乎要之命將不得不然者寧夏為關陝要鎮我祖宗經理是方以衛所撫以臺臣寓以心命府部會推武臣素知兵制勅旗符印綬與鎮巡諸路統攝士伍為捍禦虜考之載籍及父老傳聞我洪武間指揮耿公忠迄今四人為皆當時宿望公舉竭盡以上報但久暫不同未遂者古人謂用將知用不特將也用人亦然惟不有所建置此又不可以尋

朔方新志卷四

創撫夏拒夷功德至今及漠北而俘獲為多沐公英山後馬公鑑敗走論卜而有為柳公升之坐銷變故懋之招降撫畔此皆國議矣若夫增置斥隘者史泰也克捷韋州者范公瑾侔而公泰聞尤精密繼此周公玉明斷者周公璽文勇敢而成功紅寺者李公公安尚文而崇義者姜公公鉞文雅者保公勛魏公邵公永愛下者安公國無時慎選才各攸宜俱能克幸而遇變伏節仗義盡臣潛銷真鑄之亂安定邊人異人必不可以尋常武弁齊出奇以成鎮北口之捷

朝廷之所以命是職於足邊是署者為茲北虜故鬼方獯狁赤狄凶奴突厥者不治此類又曰禦無上治兵二者今日事勢顧有三邊之一與虜為隣屹然者茲有道焉加以師旅置腹尤慮兵任在專每欽者邊各一人充總戎授以大臣一同督率偏裨節制計良法美意萬年如一嘗朝受命治兵是方者自嘉靖都督種公勛四十有而來其治也無不欲展布遭際險夷人時不一始有材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以物誘不以人惑而竟能常論矣如耿公忠關展關人不可泯也徐公真深入擒剿駿沮脫火赤而塵清威鎮西疆王公椒之謙謹張公麟之以弱攻強陳公初勳舊應命而出無容公釗也用兵無失者張公也三公才思功勩大率優則驍勇者神公英嚴重者采而斬獲亦多者郭公錫祥持重而清除山虜者張漢非小拘而可大受者仇鎮嚴明者潘公浩勇敢者懼而有功者路公英皆一濟者焉其公椒漢鎮雖不子之當然殊為可嘉至於保全名盛此仇公鉞謀勇日之今種公勛則嚴肅整西隅一向藉賴此又不可

忽而不書也意諸公有性而未在者有今尚在者
者已定不可改移將來彼命居是方者可不繼乎
嗚呼近日是方視昔稍異矣內則士卒憔悴人心靡
寧行伍未充車馬甲仗未完邊防堡砦斥隘未整既
遭變故歲年久歉外則醜類日益驕橫今年牧河套
明年匿西山春馬寇延緩冬馬寇寧夏長驅短竊歲
無寧居倘由是而游馬不識將何如也凡我將臣受
有至託可不思所以以上紓聖慮下慰人心乎倘
於發施之暇詢在石諸公故迹損益去取更引而上
之若古守邊名將其人則李牧克國子儀元振岳飛
劉錡其書則六韜三畧孫吳諸家其事則膏車秣馬
嚴鋒利械講武畜銳作戰堅守賞罰坐進睦察恤下
其操縱則本之以仁義而副之以權謀變通低昂隨
時異用禦茲狂孽夫何難哉如此則將責未有不塞
由是而可以顯今垂後它日身雖云去自有健筆公
論為之標題以貽不朽若曰茲虜固猖未可輕較邊
令益繁未可遽理闕廷尚邈有作未聞古人遠矣不
宜於今邊人素樸小節何妨下損上益之不顧外侵

朔方新志卷四

一十七

內德之不憂但為僥倖彌縫之計則不特邊人非之
清議國法自不容縱能勒名與不勒者焉能為
有無哉愈以居士生長是方聞究頗悉
當引刻於石再辭弗獲為記如左云

成化六年大學士彭時撰重修儒學碑記

寧夏古朔州

方郡地其地背山面河四塞險固中國有之足以禦
外夷外夷竊之足以抗中國其形勢之重如此自元
得之為寧夏路我朝平定天下改寧夏府尋以其
地密邇戎狄盡徙其民於內地置兵衛以守之而又
蒞以親藩總以內外文武重臣於是城郭之固人
物之殷兵馬之雄壯屹為關中巨防矣其學校設自
永樂初年蓋以地雖用武而人不可不知禮義也
列聖相承教養作興歲久益備士之由科目為世用
者彬彬有人惟是廟學因陋就簡弗稱觀瞻識者病
焉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奉命巡撫寧夏志
欲興修與鎮守總戎議克合乃盡撤其舊而新之故
所有者悉弘其制其無者今備其規至於聖賢像貌

亦皆繪塑儼然始事於成化六年夏四月越秋九
而告成自殿堂門廡以至齋舍庫廩凡為屋數百
楹材出於山工出於庸資用出於經畫之餘官不費
而人不勞何其成功之敏且速也使來徵記予推學
校王政之大端所以成人材厚風化實本於此是以
天下郡縣無處無學而惟守令者亦未嘗不以興學
為首務當張公舉事之初或疑邊方非郡縣比受任
守邊宜以練兵講武攘外安內為急而學校文事也
差可少緩殊不知文武一道學校之所教者非特詩
書禮樂雖干戈羽箭亦在焉凡有事出征受成于學
孰有罪反釋奠則以訊敵告何獨一於文而已借曰
今學校之教與古不同然寧夏衛學徒皆軍衛子弟
之秀其進而受教於學誦聖賢之書究天地之微明
人倫之大會之於心有本原見之于踐履有次第性
分固有靡不實得而允蹈焉則退而家庭使其父兄
咸知尊君親上之義安民和眾之道志有定而氣
不憚則守固攻克其效大矣孰謂邊方之學而可
耶用是張公深體國家建學養士之意急於興修以

朔方新志卷四

二十八

感勸人心其真知成賢厚化之要者哉子故特書為
多士勸若事詩書科第以徵功名利達者有不待勸
而能也此可畧公名蓋松江人登正統戊辰進士歷
監察御史憲使布政使至今官廡正有為漸著聲
績宜併書于此
庶來者有考云

弘治癸亥僉事張嘉謨重修儒學碑記

夫子之德與天
地並其功化著

見當時垂及後世賢於堯舜者天下皆知之皆見之
亦能言之不若一鄉一邑之士有尺寸之澤者必喋
陳復白然後顯也惟寧夏一區遠在大河之外西北
絕塞禹服之所不紀在秦漢唐宋為狄貊之居未入
版圖我太祖皇帝神功聖德奄有華夷一時寫棟
涇城煙消用是盡歸什伍迨今百四十餘年人之談
土宇者其視斯地則不過一甲冑戎馬之墟而已然
而山川秀拔粹氣所鍾其生人之在我朝有措之
經綸事業位及師保者其餘臺諫守牧之賢如蠅然不
繼今可畏之後生又彬彬手而出聲華文物蔚然不

中川者此者是皆吾夫子神化之遠之深我
宗列聖文教誕敷漸涵造就以至是爾弘治壬戌
今都察院都憲長沙劉公出撫是方抵任以來修防
去瘼積儲閱武日無寧居比及三年邊之人仗以安
堵嘗謂學廟見宮牆剝陋諸供張器什多不如意考
其廟乃成化庚寅都憲華亭張君蓋之所重釐者也
自庚寅迄今又三十六稔無惟其故前都憲曹州王
君珣亦嘗興修之未竟劉公通計得費若干市需鳩
工繪葺殿廡更制幃案髹陶祭器先賢神像悉易木
位其餘則鄉賢有祠學師有治生徒有舍悉撤而新
之先師廟祀之樂公便宜處之且構且制不渝時通
大完美每春秋釋奠和鳴絢縟穆穆離離有容于廷
邊之人趨觀如市甚盛舉也或者曰吾夫子有靈麗
天與乾坤齊悠久必不以人之修崇廢墜為忻戚噫
是不然非得為者有心以徵福取容於今日之民君
君臣臣父子子三綱不測九法不愆不淪于夷狄
禽獸之域者孰主張之佛老之徒遺術無補世有溺
焉而不能悟則將金碧其軀瓊瑤其居以惑猖斯民

朔方新志卷四

二十九

之所信向者亦有之矣况為政者下之所視也所以
為夫子之修崇壯觀者正以上為國家下為生民
報德報功于不泯亦以示選壞之人使其曉然知孔
氏之道為所當尊當由而不駸駸然入于他岐也其
培植教化成正世道之功豈淺淺哉工始于弘治癸
亥仲春畢於乙丑仲秋衆以嘉謨他日發身是基再
辭弗獲僭記其事於石如此云

嘉靖庚申僉事洪洞王三接重修儒學碑記

粵為西夏山河形勝

為古朔方之區 聖祖肇基混一疆宇遂建衛設學
考其地文物蔚興甲第相望彬彬乎為諸鎮稱首舊
學一修于成化庚寅再修于弘治壬戌歲久浸壞傾
圯非所以妥先師延生徒重文教也嘉靖戊午冬大
中丞霍公來撫于茲觸激而惕欲圖修舉時邊事孔
棘公訓兵興也完城濬渠先為禦戎之策越庚申夏
始謀諸總戎趙君應筮日興工自先師殿及東西
廡至戟門櫺星門泮池神厨器庫臺序罔不修啓

乃謁聖宮嘆曰廟貌非飭何以尊師師道非嚴何以敬業當蠱而坐視即郡邑且鄙夷矣况茲邊地乎乃檄兵憲解君謀所以更新者解君則奉命惟謹相與鳩工庀材捐資程費經始於萬曆二年冬越明年三月告成事爰是堂廡如翼齋署鱗鱗一切庾廩庖瀆以至泮池射圃靡不倬然改觀也而又為之登祭器購遺籍顏匾額視諸弘靖間其規模益恢恢麗矣大忠不佞時以臬司攝學政與聞其事乃樂為之記曰以余觀於斯舉而知中丞之謀國者非淺哉夫軍旅以蓄威俎豆以觀禮二者均王政所先然其機亦互為之用記曰出兵受成反也釋奠介古者行師獻馘必於闕宮而歷致漢唐故事則期門介冑悉令通經術此其意亦以學校之設彛倫叙焉彼揮戈躍馬之夫氣慄悍而易逞故閉而習之作其尊親嚴長之心脫有跋扈恣睢與夫全軀後國者亦因是以興起焉是則學之為教也及觀成周盛時韃橐就封士罔習戰顧越蒙西旅獻雉而貢契者史不絕書是遵何道哉豈非以武王大誥之後藏戈戢矢惟求君臣

朔方新志卷四

父子之道陳於是夏而周公旦方制禮作樂以潤色太平故和氣薰蒸施及蠻貊至於成王而治化大行其所漸摩者素也寧夏定講武重鎮人皆先之而中丞公獨首倡文毅兵憲君又銳意協成乃其心亦曰聖明御極際重熙保泰之時即四夷咸賓重譯款塞其治豈在成王下乎而將相大臣當舉周公之禮樂輔成率俾之化視彼繕墉浚塹謹喉勸戎其功用尤較然鉅也况此數者尤公所兼舉而修明者耶昔僖公作泮官講學行禮魯人則頌之曰淮夷攸服嗣今寧夏之士丕變於鼎新感發於忠孝必有魁岸環偉如魯之多士虎臣者以翊贊太和之運則越裳張契由今日而垂之萬禩即泮水諸章豈足多哉故曰觀於斯役而知公之為社稷謀也中丞公名鳳翔字高翰晉之蒲坂人兵憲君名學禮字仲立晉之安邑人二公經畧壯猷百年曠見茲不具列特舉其所為修學者如此云

巡撫張鑒儒學鄉會題名記

聖朝法古致治尊賢育才

甄陶士類望當特之用太平之具也若寧夏地隣狄境古設為郡縣而人雜戎夷逮我列聖敷布威德不冒邊隅助於洪武設軍衛屯兵以杆虜復慮戎伍之中不可不使知禮義故繼設學校以崇文事凡間閭俊秀咸遣入學俾知周公孔子之教仁義禮智之道處也足自修身以立本出也期能治人以適用由是風俗休美賢雋彙集登科入仕者能與中州齒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成化六年庚寅秋余撤學之舊殿宇堂齋而一新之學舍既完遂以前人之出自科目者皆列名於堂壁慨非永久之計乃經畫堅石命訓導趙衡考錄其名氏次第刻之于石以垂永久在學師生成謂此亦激勵後學盛事也不可無言以紀其實予惟人才之生鍾靈孕秀其資稟固自異於群輩然又游於學校培之之久教之之詳德性純而學問博方抱其能售於有司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適其用不負所培之久所教之詳人才若是可見學校之興矣然人徒知才士濟濟為學校之興殊不知由在上之人鼓舞之有道而上之所自重焉昔常袞之

朔方新志卷四

在閩以勸學為已任一時閩人翕然從化而文風丕振此其驗也若寧夏先之巡撫大臣并臬司憲職悉以興學為首務故士子克自勵志奮身科目登其仕版者雖所居之位有崇卑所遇之時有先後皆推所學以修政立事皆知自重以修德檢身表表然於學校有光焉烏可不勒名于石乎然名之所傳乃人之賢否所繫不可不慎且前輩遊矣今而未登仕籍未領薦書之士觀先進之名當思所以自重而自立必曰如其也賢而有能足以儀範於後進如某也不能無可否之議宜以為鑒取其醇而去其疵焉因嘆今日刻名之石非石也乃是非美惡之明鑑也後之視今正猶今之視昔吾輩後學由茲進身而繼勸于石設或一有齟齬於其間亦難免他日後輩之訾議必期立心之同務道之同而為大賢君子之歸可也若鹵莽滅裂圖一時倖登科第刻名于石藉以為榮而不思所以自重而成立豈君子為已之學哉願以勵士類各知自重而自成也蓋相與懋諸

巡撫王時中撰儒學碑陰記

寧夏在坤輿西北為風

環流自古為諸夏藩屏至我聖朝號稱重鎮習俗通五方而尤知崇高節義宜多文士名賢自洪武以來登科目者近七八十人咸布列內外有聲望成化六年先巡撫都憲松江張公瑩嘗將司馬徐琦等刻名于石今五六餘紀字文剝落斷碣廢棄無以垂示將來似為缺典時中叨承上命巡撫于茲既三年適已卯開科得王師古等五人亦盛矣乎因令愈憲舒君表取堅珉以復并未錄者叙於上而以績開歲貢附之正亦繼宣此意焉耳時教授賈自綱訓導龐經元率諸生因請余言蓋君子所貴乎道者令名無窮耻沒世之不稱正惟有實斯有名說者謂名為實之實不誣也故有實未有無其名者無其實而欲襲取成名不可得已曾何有形踪詭秘釣名於一時而可久乎此表裏相須自然之道耳若已往者或臺省而正或方岳而良或郡縣宣化或文學育才或有以諫諍顯及以廉退著者率皆忠臣孝子志士仁人而

朔方新志卷四

三十三

名各攸寓信哉照耀乾坤崢嶸今古邈不可尚無非克盡所性之道而已月旦卿評固有定價吾知諸君子於此諒能砥礪節義進修事業如何而為忠如何而為孝又如何而進必有裨於時退必無礙於心守身體道庶幾乎希賢作聖不使有負於所生豈獨收完名播永譽於一代耶崇天地而為大觀山川而增色顯晦大小亦安於正而後已若其要名寵以為通計豐約於所溺患得失於自固雖聲聞赫赫而實或不足是自失其所以為入之道亦必并其名而俱忘之矣固非朝廷養士至意抑豈張公立石初心也哉素以豪傑名者自當致擇於斯顧予何人亦置贊語於碑陰特使觀者有所考云

恭政李維禎撰巡撫都御史黃公嘉善重修儒學記

今慎不佞承乏秦晉學使嘗入寧夏北負賀蘭山而黃河自西徂東如帶紫之南有馬鞍山如玉几在憑其外則鉅野蒼莽無際形家所稱最盛也諸卿第區區

地有王氣令反其所鄉城缺東北隅城外諸渠綠澗
延唐來之舊而深廣之大小千有奇亦朱衣鑿方山
為瀆之意其民稼穡漁樵其士温文而足智有荆楊
二州風 國朝 名人輩出獨自頂科目有間耳廣
厲功令董振鐸之故無廩餼請比內郡得給稍食迄
今垂三十年舉秦關舉南宮者誠不乏人未能濟濟
繩繩如內郡也而中更遭逆賊之變死傷愁苦民不
聊生絃誦闕疎滋甚少司馬黃公莊鎮六年承休明
之策建威靈之號名王稱藩保塞民狎其野所以瞻
察傷夷咻噢疾痛甚備童兒匹婦歡喜相賀若收之
斗極而還之司命於是修學高靈星門左右各樹坊
翼之而斥廟南墀地若干尺其內則啓聖祠講堂學
舍之所以圯剝者撤而新之創為泮水為尊經閣覽
聖木石丹碧之精整棟宇詹阿門垣之壯麗儼然墻
高數仞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目謀四壁絲竹之聲
與耳謀而通六藝三千人身與之相揖讓論議也士
爭自濯磨以無負公德意登賢能書者應期出矣疇
昔門下士薦紳逢掖若而人函書布幣之晉陽請記

朔方新志卷四

其事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而文教為先昔文武伐
崇戡黎六師甫及而青莢棧樸譽髦斯士日勉勉焉
武王歸馬放牛戢干戈橐弓矢而求懿德以敷肆夏
而鎬京辟雍為首善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天保諸詩
治內采薇諸詩治外身下白屋之士吐哺握髮唯恐
失之周官司徒宗伯樂正司成之屬六德六行六藝
十有二教之法比閭族覺在在有官師子弟殊為綱
繆繁縟而其子孫封魯率由不忘大小從公於泮色
笑而教之順長道廣德心是以君子文事武備兼修
其小大有勇知方親上死長而不忍倍周卜年卜曆
遠過夏商而魯當楚漢之季絃歌不絕聲失寧夏非
詩所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耶靡室靡家玁狁之
故賴 明天子威德執訊獲醜而黃公楊旂和鑿
業已日臨博士之席問青衿之業為之張相其怠而
掃更其弊補其闕遺文其固陋而作新其耳目振發
其意氣蓋公產山東習周公所以教魯而官朔方倣
周公所以治周非俗吏所能為也考地志夏果園成
而曰塞北為江南惜其教不加富勝國時有理出信

虜士而子弟知讀書俗為一變者惜其生不逢時所
事侏儻左衽之主夏人遺 聖明二百餘年封疆之
臣敵王所憐俾士有寧居富而教之周官法度具舉
為集泮林式好其音士日游息藏修于斯侯志從欲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山川之秀鍾於人為邦家光在
立德立功立言為法天下可傳後世彼王侯將相直
士直耳何有於科目周士思皇不可勝數若南仲其
人者嘗有事朔方悄悄之憂赫赫之威急多難畏簡
書夷獫狁伐西戎爛然一代宗臣迨乎後葉而天子
褒嘉太祖風示百僚載在二雅名敝天壤夏人所稔
聞也得是人而勸相國家是新學也雖比于周辟雍
魯頌官寧多讓式不佞於夏人有故舊之義是用識
之以諗夫鼓篋遜業者少司馬名嘉善即墨人駁歷
南北多政蹟茲特其一端云其分猷念以相從則右
丞南和李公起元觀察河內高公世芳征西將軍蕭
公如薰協守上國姚公國忠郡丞司理翼城王三錫
司餉塾江駱任重他執事
文武吏名氏碑陰具列矣

朔方新志卷四

三十五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石渠王恕中衛儒學記

中衛在大河之西乃前元應理州地也左連寧夏右
通莊浪實邊陲之要路元命既革州廢久矣衛則創
建於國朝洪武三十二年武備孔修足以攘外安內
學校未設人鮮知禮實為缺典正統四年 英宗皇
帝在位從本衛所鎮撫陳禹建議始設學校其學建
於本衛城內東北隅自是以來詩書禮樂之道興絃
誦之聲作諸生學有成效出其門而為 國用者已
彬彬矣武夫悍卒接于見聞亦知禮義廉耻之可尚
而風俗為之一變矣其後巡撫都憲徐公廷璋以為
學校乃育賢之地教化之源宜居中正文明之地不
宜設於偏僻之所失其具瞻乃命本衛改建於通衢
大街之中左廟右學如制但地步窄狹其學上建明
倫堂四楹兩齋各六楹而庖廩號房無地可建以其
右為保安寺所限而未恢弘也弘治己未本衛學訓導
李春賈茂章申白都御史王公珣僉事李君端澄委
本衛指揮馮泰撤其寺宇去其垣墉以其地并於學

然後豁然廣闊可以展堂齋而建庖廩斯時也恭將
左君方分守其地乃曰學校亦吾當為事也于是悉
心經營一應工料皆其措置委本衛鎮撫吳昭董其
事晨夕展力遂移明倫堂兩齋于殿中增建神厨神
庫各四楹號房三十六間門二座庖廩器備亦無不
具功已九仞所虧者一級而已左君去任其功遂寢
正德丙寅參將馮君禎來代蒞任之初謁廟視學環
視左右前後曰比未完之功吾當整理乃區畫工料
委千戶曹紀監修完其所未完增其所未有又樹牌
樓二座於學之左右從茲廟學殿堂如鼓斯翼如矢
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兩廡兩齋厨庫號房庖廩
器備亦莫不飭完美渙然一新軍民改觀師生忻
而感激奮勵矣訓導李淡述其建置修造顛末具禮
幣遣軍生梁材黃璵不遠千餘里而來謁予以記是
請嗟夫禮義由賢者興事功由能而有力者建觀其
建議設學之人與夫遷徙增修諸君子非賢且能而
有力者能若是乎是皆可書以告夫來者使之有所
觀感嗣而葺之不至於廢墜可也抑又諗之曰諸君

朔方新志卷四

三十六

子作興學校如此者無非欲爾一方之人知禮義盡
人道為子者孝為臣者忠為師者勤教為弟子者勤
學各抵于成為材官者撫恤士卒凡遇戰陣以身先
之荷干戈者勇為戰鬪毋自畏縮俾醜虜知懼不敢
侵侮則幅幘之內凡為工商賈者各安業守分不相
凌犯則身家可保是惟一皇家設衛建學之意否則
未免憂虞而厥咎至矣可不免哉

僉事銅梁舒表興復靈州廟學記

靈武古北地城也州治創自西漢歷代沿

革無常肆惟我 皇明太祖高皇帝開拓幅幘盡
蘭而有之乃設靈州守禦所為夏鎮門戶大河抱流
群山環拱文臣武將產於地者代有其人弘治中巡
撫中丞曹南正公詢議復州治建廟學果有振奮科
目者未幾為時議所阻革州併及其學馬諾士子分
寄寧夏環固諸學者什之六私相讓習者什之四規
制方草創遂以湮圯聖賢像主亦暴露刊剝人懷憤
惜正德甲戌中丞任丘邊公憲嘗具疏 請復舊學

未報越三年今中丞東黃王公時中被命省臨
適迎會於其地公訪謁先賢聖四顧興嘆乃曰治必
本於教武必宗於文用夏變夷義所必舉况遺址尚
存生徒渙散安能忍耶因其始末章疏再奏已卯春
得報可既而印篆亦至遂區畫銀幣粟米構材僦工
而大為克扣委表集選俊士并取改換各學者源源
而來咸得肆力於其間一時邊徼生輝亦盛矣哉守
備張鵬指揮吳山趙壁訓導龐經元率生員元經輩
具事由請記之蓋聞道在天下不以蠻貊遠近有間
故無時無處不可無道是不可無學也明矣靈武為
自古重地垣營砦堡生齒益繁况兼北部黨落歸附
者具獲膏腴之養慕德教之風襲我衣冠輸我貢賦
以世繼世而相安於田里雖以甲冑戈盾為急使非
教以孝弟忠信則不知親上死長之道亦無以為固
結人心之本故古者出兵受成及其獻功咸在於學
其關於世務亦大矣朱子嘗謂老佛之官遍滿天下
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
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噫必若此

朔方新志卷四

三十七

言是尚以郡縣各置一學為未滿可使巨郭人物之
地而獨無學乎此固國家治化之隆地方風俗之
美似若有待而然也於時量工命日以是歲秋九月
戒事越庚辰春三月落成崇祀享之廟庶嚴講授之
堂齋號舍翼分而環拱屏宇鱗次而布列與夫庖福
游息之所凡為屋幾百二十楹規模制度巍然弘敞
咸一徹而新之乃徹取附近原寄諸生并所選者百
九十有奇濟濟泱泱克斥庭階風俗一變而為禮樂
之邦會有開貢新例本庠乃得與寧夏並四年計共
八名久困場屋者皆遂其效用漢土老稚慶於家歌
於途各督率子弟樞衣趨學者如相約爭先非孔孟
之六經不習非君父之懿德不講優游涵養將見科
日奮庸登峻階樹顯業恢恢乎有餘地矣一或不合
則卷懷於已亦不失其正必皆於道有光豈無文武
豪傑足為聖賢之徒者乎是雖興復之舉誠有開創
之功異日論者必擬諸文翁在蜀固未可以古今差
殊觀焉然酌處詳密纖悉弗遺財出於公府工出於
官夫籌畫指授殆若預定於中然耳其所以感人

物教化善俗何莫而非道之所為哉他如西緝關
設隄防守增鹽池兵將斥候及奏蠲崩沙租稅勸
荒棄田畝力濬渠壩水利數年以來遠近樂業因而
自如思善有不可禦者真所謂富而能教如呼寐而
使之覺者歟良由公宏才勁節變常弗渝故其措於
設施者類如此信皆為可書也是豈隨時遷就小補
鐸漏者云乎哉公字道夫號海山登弘治庚
戌進士任監察御史歷川湖憲使轉今官云

給事管律東號記

儒學有號居生徒後撤之以建啓
聖公同生徒遂假道官佛寺中讀書

嘉靖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吳愷發官錢易地而建之
以其在學之東故名記曰王政之務莫急於學校學
所以養士而公狷卿大夫之事業悉由之以出是故
今之制通天下之郡邑皆學焉學必有舍又所以聚
生徒相資而五成也寧夏之學萃五衛之生徒常數
百人以其軍旅之事殷於姐豆而餼廩故弗之及嘉
靖九年撤其舍以祠啓聖公於是假佛寺道官而散
處之生徒弗寧丁酉冬者御史石湖吳公巡撫夏方

朔方新志卷四

三十八

政通人和百舊一新越明年戊午春召生徒試之拔
其穎異者專訓導郭安世領其教月給斛米為饋粥
之具日給分銀為蔬茹之需此蓋肇自石湖公處分
而作興之者公私竟弗之擾徒感奮自勵益力於
其學矣尋發贏錢易地於茲爽塏面陽為生徒舍計
百餘楹堂燕門垣位置各宜壯瞻矐目工始於六月
終於十月華不踰侈朴不逼陋石湖公養士之心厚
而其功偉歟陝臬僉大夫味泉孟公襄是役也實勤
石湖過芸莊謂管子律宜記之律曰孟子謂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舍以聚之者其有以收二
三子之放心哉放心收則從事於學也愚者可進於
明柔者可進於強斯固有獲矣雖然律尚有說焉夫
經以載道探天地萬物之原史以紀事著古今興廢
之跡諸子百氏羽經而翼史者二三子朝講夕誦能
外是哉然講以究其蘊誦以熟其辭苟非研精覃思
反求諸心何益焉反諸心矣苟不踐諸其形雖有獲
於學也何徵焉是豈石湖公之望於二三子者哉抑
或溺訓詁而自謂深於經騁詞華而自謂工於文

此為功名利達之計而出入斯舍雖衣冠彬彬使視之者漠然無所起慕又豈石湖公之望於二三子者哉夫功名利達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能淑諸身推而淑諸人使鄉里子弟皆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大經大本而不負冠履之彥父老指而美之曰此石湖公所養之士以風之者餘韻弗已不亦美乎况夏之生徒後先相繼百七十年而其遭際之盛嘗有如今日者乎今之生徒亦數百人而其盛又未有盡如二子者毀瓦畫墁之戒先當以自警也雖律亦恒為二三子懼二三子乃可馳馳焉而莫之慮哉

提學僉事殷武卿揆文書院記

戊戌夏國初建衛學嘉靖

即學東巷構民居建養正書院集諸生分館居業一時賢俊登庸稱文獻焉學宮東故有監鎗中官署後罷中官入衛遊擊居馬四十三載甲子大中丞鑑川王公撫臨夏土每視學輒喟然曰諸戎馬旌旗日性來學宮側諸生敬業之地皆戎馬旌旗藪矣其何以大居業而遠囂縉也適地震後書院傾圮遊擊署亦

朔方新志卷四

三十九

敵漏不可居數請葺治公毅然曰是可更治文武攸便乃檄兵憲張君濟川劄指揮江龍知事王朝鳳丞改故書院為遊擊衙即遺署昇新書院建儀門前後堂各三楹左右列號舍各六區備寢厨床几有差堂後甃泮池引渠水左注右泄環匯學宮後築臺十尺為文昌祠游馬與馬與學宮增崇矣始役於嘉靖丙寅七月至隆慶建元六月晦越期年始落成濟川君以余濫竽文學乃走書屬余為記陰武卿曰嗟乎加志於學宮者格世之邪廓也弘美於風教者隆化之軌轍也且夫折獄明刑平徭定賦者非不威令明而德澤究然君子曰茫茫流標技非本始之術乃鑑川王公之撫是鎮也其政簡易故人式和其法嚴明故治威克其事精審其用裁約故奸不乘隙而民因以絕至其詰振戎兵威服夷虜又赫赫然可銘金石乃猶日以修學重文範俗作人為務此豈斤斤於一事一令之間者哉余蓋嘗讀禹貢見所謂三百里揆文教矣至二百里奮武衛者非以畧文亦舉其所重焉耳我國家固以武功定區宇然既環郡縣列以膠庠又

諸鎮設以衛學此其崇文之意章章著矣寧夏雖在大河之外而人士之傑秀非少於中土愛親敬長親上尊君之義又皆人知能之良也顧習尚隘於見聞學術荒於游惰其居使之然或亦無以倡之耳國朝寧夏之建本以折衝外侮而衛學之設實寓修文於武衛之中蓋上以人倫為教則下以惇倫為事風習漸涵恩義維繫由是戰則勝守則固文教武衛要不可歧而二之也王公既嚴武備尤持易置書院汲汲於養士者其所為倡勵道化之意何以加焉諸生日裁習其中誦說先王稱法古昔即是見聞可以弘暢學術可以精研旦日者胥斯人更化之久固將以忠信禮義為甲冑干櫓不有鴻術之異操而全材之應用者出耶是當與中原文獻等又奚衛學云乎哉此王公垂遠之澤有志者不可重負之也於乎魯僖以泮宮致頌文翁以興學遺休武卿亦謂王公之偉烈文事武備尼父用世之懿範夏古荒服用武地也武非文無以知方文非武無以禦侮文以明道

朔方新志卷四

武以懷夷正人心而固干城保輿圖而弘聖教茲地為不虛矣工待竣張公以禮去繼東海方君代至武贊厥成公乃改題院額曰撰文扁堂前曰昭道後曰會講分左右號為六行六藝卜吉釋菜文昌進闈鎮四學諸生應試者三試之俾居業精藝篤行焉凡爾夏士勗哉求無負公之期待茲院也將與弘文共傳永世云王公名崇古辛丑進士蒲州人先兵備鄰延時修鄰延郡縣學與諸名公祠蓋所至收聲華持體要殷情翊天子道化者張君名橋已未進士滇南人方君名岳丙辰進士萊州人先後勛名炳炳是役也各勤贊畫故得並書云

參政王道行朔方書院記

寧夏衛古之朔方也其後衛在馬池一牆之外即為殊域邊民習於弓矢不知有學建學自嘉靖二十九年始則巡撫鳳泉王公之奏也夫戰鬪之俗非漸以禮義緩急固未易使若王公者識度宏遠夫諸生粗習章句無鄒魯家法不得以文學辟舉所以教之者甚

為闕疏歲癸亥廣平蔡君國熙奉命督餉至使事
之暇進諸生迪以聖賢之學咸惕然有省願請卒業
君視學宮制未備又難數往則相城中隙地為書院
中作堂三楹曰體仁堂兩翼為號房十二楹前為儀
門又前為大門堂之後為廳三楹左右廂各三楹後
為饗堂一楹以祠夫子而有宋橫渠先生配焉曰是
其鄉先生也又最後起土為臺高若干尺登臺遠眺
則內夏外夷若指諸掌諸生以君之別號請名之曰
春臺志不忘也蓋仁者其物同體應熙然如春登臺
其樂可知已是有微訓焉臺之右為射圃若干武
命諸生輟講則習禮其中正以示不忘禦侮之意既
成而坊于大門之外曰朔方書院云余雅與蔡君善
它日以公事至偕參帥吳君嵩落成于體仁之堂視
其所揭以教諸生者其東壁則白鹿洞教規與君子
小人義利之說其西壁則張子之西銘陽明先生之
立志說也夫西銘言仁之體備矣求仁者莫先于辨
志志辨則義精學敏則志立然後仁可體也旨哉教
乎酒數行歌鹿鳴南山之詩少長咸秩雍容有儀既

朔方新志卷四

四十一

又召諸父老為鄉約揭聖訓而講讀之莫不感發
興起于善若川赴而谷應也其誅歌揖遜若相從于
洙泗之間偕群賢而上下之也于是相率而登于春
臺之上徘徊四望見諸成卒乘城擊刃斗轉呼不息
敵繁短褐以禦風雨黃沙為飯歲時伏臘不違一恤
其私心怵然內悲焉蔡君則為余言往歲邊吏多割
剝其下輸寫而入恣其所賄遺今聖天子簡任忠
貞恢弘化理一時方叔吉甫之佐訏謨遠猷相與助
勳於外譬如草木大寒之後照以陽春雖枝葉外凋
而生理潛復行且畢達余曰二三子聽之此陰陽消
息之機也夫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進退學
術之污隆而人心之淑慝也微乎微矣故仁則暢于
四肢發于事業不仁則生于其心而害于其政文德
修而苗格小雅廢而夷侵其言若迂捷於梓鼓矣諸
生皆木訥少文又生長邊鄙無繁華可欣豔一切棄
說淫詞侮聖言而壞士習之書又無有售其地者所
謂混沌未鑿也力行以求仁于為仁也何有吾聞之
孝弟之至通于神明愚不肖之知能察乎天地洒掃

應對之事即上達天德諸生慎勿以為高遠而有茫
視之也不媿屋漏而已矣慎此以往它日出為世用
庶幾干城腹心之選假使西卷終身亦可推其說於
其宗族鄉黨使為將帥卒徒者為國家樹節效忠
於無窮豈不休哉諸生皆躍然色喜因進而請曰蔡
先生有大造于西鄙之士恐一旦召還得無廢此乎
余曰不廢也今書院遍天下獨白鹿之學最傳則朱
陸二先生之功也蔡君學既日進諸生又能篤信之
果相與以有成則茲地將為朔方之白鹿焉誰得而
廢之蔡君曰善所不與二三子自力者非夫也是役
也吳君發成卒以佐版築之事為斯文左袒而衛幕
李廷謨千戶李勳百戶毛羽與有勞焉厥費以贖緩
五閱月而成若不知有與作者蔡君登已未進士以
戶部郎中奉使至諸所獻為建白甚著軍實天饒兩
鎮利賴之茲
不具論云

戶部郎中蔡國熙體仁堂記

聖人之道本諸脞脞而經
綸萬化豈在求於言語象

朔方新志卷四

四十二

數之問哉自孔子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語顏子而
萬物一體之學在是矣秦漢以來儒者營營馳騁於
訓誥辭章功利之末流歷千載而此學不明至宋周
濂溪程明道二先生揭無欲定性之旨學者稍稍復
知趨向橫渠張子接迹而起西銘一書發明仁體益
以昭著庶幾得孔門之正脉云余於亥歲祇承上
命駐花馬池督延寧軍餉啓處靡遑往來于不毛之
野彈竭愚衷夙夜經理越甲子狼芻漸裕蘄可免脫
中之呼矣獨念索居荒徼舊學日蕪且惜邊地士子
講習多踈因建朔方書院作講堂扁曰體仁堂愚意
固有在也堂之後為享堂以祀夫子張子配之蓋學
以聖人為宗而張子是其鄉之先達欲為仁者舍此
將安所依歸也督餉有暇輒登體仁之堂與諸士講
學於中多所啓發一日進諸士語之曰二三子知體
仁之學乎若輩生長塞上余試以塞事言之嘗誦出
車之詩南仲城彼朔方即茲地也設施建旄儼沈于
襄豈不赫赫然保大定功哉及觀春日遲遲卉木萋
萋倉庚啾啾采繁祁祁之咏雖云述其凱旋之樂

可見其將士一志甘苦同情靡怨靡爭軍容閑飭兵
戎倥偬之中藹然有太和一體之氣象謂之仁非耶
今戍守之役艱苦萬狀余目擊者三襍所不忍言即
采薇之什何能盡道聞徃歲債帥臨邊不念嬰兒愛
子之喻復行股削不仁孰甚焉諸生宿所經見且多
族黨之衆蓋必有惻然于中艷然于色者矣然亦曾
以是而體于心乎夫士尚志居仁大人之事備矣爾
多士今雖知有聖賢之學然溺佔畢之習耽世俗之
好鄙吝猶未消忿戾猶日作習心浮氣之相乘而性
真未著儻不從事于求仁他日服政其能恤百姓之
艱而圖其易乎其能異於彼之股削者乎惡在其為
聖賢之徒也然或不能切已省察克治其私而驟欲
依借于萬物一體之學想像乎民胞物與之量抵長
虛見竟亦何益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後方受西銘
殆以此夫嗚呼良知良能所同然天機流行隨處感
發操之即存夫亦何難患在不體焉爾無俟遠指即
今父老之聽講 聖諭動至垂泣鄉社之童子躋公
堂而請益皆知肅然起敬焉是誠何心哉即所謂惻

朔方新志卷四

四十三

慊之心仁之端也任其或在或亡而不加體察此之
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誠能隨處體
認此心之天理戒慎常存而毋忘其所有事凡所謂
鄙吝忿戾之私情自將無所容人欲日消天理日明
萬物皆備太公順應矣此徹上徹下之功下學而上
達者也君子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篤恭而天下
自平至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莫非此道至易簡至
廣大在默而識之不可以言語求不可以象數盡也
尚用志不分體此意而有得焉出則為南仲之畏此
簡書匡濟時艱處則為顏子之樂道簞瓢終日不違
仁可勝用哉諸生進而請曰聞先生體仁之說昭然
若發蒙矣不識用之吾邊圍戰陣之事亦克濟乎余
曰此所謂仁非喫啖煦育之謂孰云不可濟也孔子
自言軍旅未學及却菜墮費不勞餘力則仁之妙用
也先儒謂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只一仁字奇正
分合變在頃臾孰非此幾之圓神運籌哉然亦豈止
于用兵已哉諸生躍然曰今乃知吾心之仁其體無
所不蓄而其用無所不通敢不誓竭此生孳孳體驗

以無負先生之教因記之以證諸後口

行人王幼慈書院學田記

是國朝賢官之制遍天下雖

亦必以建學養士為先務詩書弦誦禮樂教化之澤
比昔成周隆盛時為加速矣寧夏學設於永樂二年
規制漸備而學田則創自今中丞抑齋張公也公自
隆慶五年膺簡命巡撫西夏時虜酋款順朝廷允
其立市之請廟堂深懷隱憂公至運畫區處動中
撥宜虜人悅服舉手加額以去虜得中國之利十一
邊疆得虜人之利十九且虛實向背因可謂之羈虜
長策數世之利也公條陳八事皆籌邊大計今夏人
惟恐公一旦陞轉謂公能留寧夏三載可保百年無
事此其輿情云云公雅意作養士類以興起斯文為
已任課試諸士子學行優者聚於書院而餘廩之建
文昌閣於學東三楹弘厥揆文奮武可謂各盡其道
矣慶府復為殿下夙著賢猷嘉惠俊髦捐金五十
兩為閣費公曰閣既就緒而殿下厚德不可泯宜置

朔方新志卷四

四十四

為學田勒真珉以垂不朽總戎東亭謝公暨弘農順
齋豐林省齋壽陽坦壽真寧孝齋鞏昌雖齋華陰誠
齋各賢王顯齋顯齋順齋各賢宗亦量捐祿俸為助
共得田三百餘畝在城西隅命鎮城通府屯田都司
理其事書院供需及一切考課賓興等費咸取辦焉
一時士類惟騰感勵思奮彬彬然根心生色仁義道
德之化藹如也謂非中丞公作興鼓舞之力哉
天子宵旰遘士勅諭公嚴飭武備余捧齋
以來會逢其盛公與東亭公拜命之日即屬余為記
余遜謝不敏既而學博率諸士子稱公命復至予不
敢辭遂進諸士子而告之曰無恒產有恒心者惟士
為能而榮貴通顯乃或有失其良心者豈困窮拂鬱
足以堅其守而紛華波蕩反足以侈其志歟士子之
心不係養與不養而自固者以其學問明而禮義定
也諸士子其知中丞公今日所以養士之意乎若謂
其擢巍科膺膺仕以為西夏光榮則固屬第二義矣
諸士子仰體置田作養之意幸而奮身科目不炫名
失實竭忠矢誠以報國家或限於粟數沉淪等

不隨俗苟合，勸躬勵行，以表鄉閭。斯於中丞公，賢
殿下為無負也。余再告之曰：修天爵以要人爵，得人
爵以棄天爵，孟子之所謂惑也。先聖先賢之言炳若
日星，家藏其帙，人誦其言，父兄之所願，欲師友之所
期望，乃固背而馳焉。則孟子之惑，滋甚矣。然則為士
者，進不負其所學，而有以自達退，不溺於流俗，而有
以自立，豈非孟氏之所與明時之所賴與夫？賢殿
下中丞公，東亭公之所深望者，我予不敏，未能廣諸
士子之所未聞，惟是蕪言緒說，因是記而期以共勗。
諸中丞公諱蕙，登嘉靖庚戌進士，山東平原人，而共
成是舉者，按察僉憲徽州都
山公法文輝也。例得備識云。

副使高世芳撰巡撫楊公時寧置學田記

今天下郡邑

訟獄是急，不遑省學校事，修廢諸生，月廩至不得比
於顧役之直，以時給也。衛所之長與章，絳臭味，故別
以故衛學士視郡邑，尤失藉。况寧夏新罹蛇豕之毒，
官其地者，益兢兢兵食，廩脫巾之虞乎？乃中丞楊公

朔方新志卷四

四十五

撫寧夏也，置學田矣。夫撫臺挈綱而踈目者也。苟
夷靖宇，俾罔騷而曠業，所以為士足矣。而公不以目
細學校事也。亟省其修廢，馬遂念諸生多窶貧者，曰
吾方欲農殖而兵奮，願可令吾士失藉乎？於是出俸
金二百餘兩，購腴田三百一十六畝，招佃丁三十一
人，俾學官掌其事。歲貯所獲於學舍，賑諸生。吉凶費
有產田成於己亥年十二月，而學官教授羅仲英訓
導白眉率諸生張堃等，丐余言記之。蓋德公之為藉
不可諉也。又慮田之久而蕪沒也，并宜有以示來者。
余因進諸生而謂之曰：爾諸生亦德公而思報乎？夫
報公非必於公躬，惟自待不薄，以無忝於藉。如徒擅
長文藝而畢志科目，則自待薄矣。蓋士自待者，與待
士者，意若刺謬而實相成。迺加以致於極焉，不可不
知也。孟子稱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以甚民
產之急，蓋古士出非授之家，無失養者，又矣。民之不
授田也，今學乃有田，且士業奉制廩之矣。若是不
鄭重士藉乎？是惟士自待能無藉，以為志，惟待士必
使有藉，以為政，不相刺謬乎？胡言相成而遞加也。蓋

士能無藉即當可藉者猶遠近焉其不屑苟藉也審
矣乃國家養士期於有為一有為根於有不屑士
所不屑者愈大則有為者愈遠有為者愈遠則得償
於養者愈厚古之人有芥萬鍾藐三公而不就者明
主寤寐求之而不能頃刻失者也巢許之事談者傳
疑乃物情歸於不可致者恒然矣故曰相成而進加
以致於極焉使士也營營覲藉奚足藉哉蓋不以守
恒心異凡民徒以文藝異凡民無為貴士矣頃今學
校之群士者藝也簡其藝之優者藉之廩又并其不
及廩者藉之田非嘗核其志行而月旦之也此而繹
其所以無忝於籍者則存乎士之自待而已進而科
目亦僅核士於藝者故自待者不得畢志焉然國
家以是為弓旌仁賢以是為羔雉士高不屑之節將
諱言科目耶夫士必枵腹而厲學非情也然有軼於
情者在也必後車而策勳非勢也然有軼於勢者在
也何也吾之恒心無豐約顯晦也關西科名之盛少
殿他藩而文武名世者或先之自待者可審矣故袁
入託以為華萃者豪傑見以為錄錄者也寧身錄錄

朔方新志卷四

四十六

方之西風土饒羨比於江鄉韓昌黎所謂中州最遠
者清淑之氣窮焉盛而不過蛇蟠扶輿而鬱積魁奇
材德之士所自出也余記學田厚為夏士望焉誰其
鍾積氣以豪傑自命果無忝於藉而彰明中丞公置
田之
叨者

翰林檢討南師仲樸督學李公維禎置廩糧記

唯是國家重

作人之典推擇群臣之望者為督學使凡學政之利
弊因革得便宜上聞蓋其重也夫學政載在令甲
既隆且備其陶冶人群鼓舞士類莫要於廩餼二百
年來學以群士廩以興學督學使歲行部拔充者之
廩歲若而石以歷年次第入大學對天子比於古
卿舉里選之意乃其費大歸取之民不取之軍制也
國初徙民實塞上沿邊率置衛所衛所置學視它
聽邑其諸生以廩次稱卿貢亦視它罷若曰甲冑而
給士以是諸衛所無從得廩餼資即既廩者僅享空

名當事者仍陋踵弊莫為畫一良珠孤 祖宗興賢
盛典萬曆戊寅己卯間李公來視闕以西學政行部
至西夏悉其狀惻然曰取士期實用乃以空名相糜
耶將安所得士遂括金錢之在帑者緡若干稽田租
之在學者石若干廩上庠者四十人月受一石疏
之 上著為令諸生以時取給若索諸寄其他延綏
諸鎮咸如之夏人士欣喜曰吾黨幸藉公以儲膏
也益忼憤敬業自是科第彬彬焉蓋三十年往矣諸
沐公之化食公之惠者謀勒名以垂不朽於是孝廉
田生賦暨諸生介大將軍蕭君季馨屬余曰士固不
得資於令甲而乃得資於公公即不霑霑為夏人士
惠夏人士之孤寒思以自堅者皆優然有餘閏焉勿
翦之思在遠彌篤及今弗紀後將曷徵惟執事之圖
之也余惟公以弱冠躋金馬玉堂之署金泥玉檢之
藏其著為文章往往凌兩京軼晉魏主盟一時固將
黼黻文明之運特以才雄氣偉不能追逐世塵頃令
標其鑒于陝而出其緒于夏寧足為公重和雖然一
班窺而知豹一鬻嘗而知味公楚材也余不獲遊雲

朔方新志卷四

四十七

夢觀公之吞其八九者抑班窺而嚮嘗之奚不可焉
夫風氣之關士為政無恒虛有恒心惟士為能即不
廩渠寧不自勵要非作人者之宜有也公膺鑑錘之
任所收多知名士豈盡待廉而與乃猶急急焉懼以
空名隳士氣不憚殫力而之以相令甲之不逮功亦
偉矣寧直為諸生惠執往公督學時余方家食見士
習詰竊殊竊慨之公一振丕變亡論比試之敏衡鑑
之精即諸士子聯夕奉約束惟謹稍納於邪廩廩然
若公臨次而為傳余才不遠遷史遠甚第念周旋之
日又侍几席聆警款款數實歸執鞭之願固不後焉
是役也無亦畢其欣慕之私藉公以自重乎遂以是
復田生輩而為之記公名維禎字本寧湖廣京山人
陝西按察司提學副
使前隆慶戊辰進士

修撰康海撰總督唐龍平虜大捷記

嘉靖十三年甲子虜酋吉囊盤據河
套數年林馬勵兵將圖大舉入寇兵部尚書燕都察
院右都御史唐公龍與總兵官都督同知劉文講畫

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寧夏報吉
結營於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緩鎮西將軍張
鳳主之寇寧夏征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
文主之其當衝截突副總兵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
四日巳卯虜由定邊乾溝剉崖入鐵柱泉劉文堵截
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八寇安會
金三縣文率所部參將霍壘崔高彭濬守備吳英崔
天爵馳兵往赴明日巳丑戰于會寧柳家岔及葛家
山斬其桀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青沙
峴遊擊將軍李勳守備陶希臯可趨青沙峴伏道以
俟紅古城半箇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王縉可按兵
截殺二城無事海刺都乾鹽池鳴沙州石溝可安堵
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當衝
伏兵盡起復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箇城與指揮田
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獲達馬一
百三十又二甲胄器械衣物一千九百三十又七梁
震與參將吳吉遊擊徐淮守備戴經遇虜於乾溝大
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達馬二百又四器

朔方新志卷四

四十八

物四千茶百四十又七王效與副總兵苗鸞遊擊鄭
時蔣存禮又遇虜于興武營大戰破之參將史經劉
朝分布韋州張年又從苗鸞擺邊遇劉文驅虜結營
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後斬首一百三十所獲達馬二
百又二物器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書
夜亟遁故海刺都乾鹽池鳴沙石溝虜牛羊富有之
地雖緩行不敢正目視昔駐掠幽隴而諸將閉門
天不能得一遺鏃何如式十萬之虜經年在套絲馬
勵兵欲圖大舉二旬之內連復三捷蓋惟皇上神
武聖文知人善任故唐公得以悉心壯猷諸將得以
據忠自奮爾語言上下相須千古為難豈不信式唐
公受命以來寒暑僅四閱也斬獲虜首始及千餘
威寧細溝之功北征已後謂為再見今日之捷視
休休之心翊贊皇度矣方諸簡冊周宣漢武不足
言也邊方父老以予撰碑叙述其事用告將來辭曰
惟明九葉篤生聖皇允文允武帝德用昌因心
化寵綏萬邦內治既洽思被邊疆惠德有資拂美

匡元臣若德述惠厥常蠶茲酋虜潛孺幽荒教既未
逮螫亦屢猖盤據河套未遂驅攘屢犯屢挫曾不戒
戒公壯其猷九伐斯張青沙之役易若驅羊興武既
馘乾溝亦襄大舉反蝼鼠竄惟囊恭惟神武所嚮
必戲況此元老維德之行弗崇虛譽克屏謫狂稽勛
者勤而無否臧元戎丕奮祭佐孔良節制四載其武
湯湯皇心勿二公德愈光甲午之
捷萬古所望後賢秉鉞尚慎忽忘

都御史龐尚鵬撰總督王崇古擣巢大捷記

夷狄之患自古有之

我朝建都幽燕控制胡虜傾海內之全力以飭邊
防拔天下之異才以司兵柄經畫垂二百年殆無遺
策矣然虜患頻仍歲苦侵暴我兵遇之輒望塵膽落
竟未聞有掃其鋒斷其歸路而大張捷伐之威者况
敢輕入其地懸蠶蝦之臂而與之抗衡哉今總督鑑
川王公受命以來聲震四服期月之間數提兵出
塞探虜穴而擣其虛震擊風馳若從天而下一何壯
哉范馬池為沿邊要害虜潰垣而入非東蹂環慶必

朔方新志卷四

四十九

西掠臨鞏若犯固原達涇州即三輔騷然矣往軍門
移鎮坐擁重兵居中彈壓幸不損辱即為萬全故先
期分布申飭責成即不見一虜不遺一鏃得苟全旦
夕之安無餘責矣公平生氣吞胡羯必款戎此而後
朝食兵凶戰危豈樂為此誠憤積弱之勢風靡波頽
日甚一日不自今奮迅激昂振揚士氣以宣昭國
家神武之盛則虜日驕橫益輕中國覬覦憑陵之漸
恐不特如今日而已惟我之勁兵常襲擊大破之彼
魚駭鳥驚自保不暇何敢有異志乎此其效甚速而
其機甚危非料之素明斷之必果鮮有不奪於疑懼
之私而盤桓却顧矣公早富文武才勵歷南北常隊
起兵間勘虜中情偽甚於觀火比拊循西夏日勤遠
畧動中機宜及總制三邊中軍法嚴紀律功疑惟重
賞不踰時故所部將士莫不延頸企踵願為公死者
先是延寧擣巢凡三獻奇捷受主上特知晉右都
御史廕一子入監皆異數也餘將士並優錄有差及
駐花馬池得降人傳報知套虜有異謀遂集諸將於
長城關指授方畧分遣驍騎三千人屬中軍副總兵

李震故西秦宿將也按轡一呼響震山谷未至前里為虜所覺亟移其老稚竄匿草莽間仍部分精銳或躍馬迎戰或露刃死守我兵勞其堅陣突入帳中所得強壯盡殲之其他部驚聞鼓譟聲援兵四起自辰至夜分轉戰窮追矢石如雨復乘風縱火光焰燭天已而風反火滅虜寇指以為神事可謂奇矣往聞禱巢必地當荒落人跡罕至或眠戈偃馬非入寇之時或分道南侵虜幕孤懸於塞外故掩殺其不備易以成功花馬池當肅聚之衝秋氣漸深即舉眾移營近邊住牧其地難也胡騎千群遶通嚮應控弦擊劍晚傲長驅其時難也連營糾結志在跳梁我觸其機孤軍深入變不可先圖其勢難也夫事機盤錯眾環視凜凜公獨談笑折衝以全取勝豈侏侏於其所難必耶蓋深入虜地非死戰無以自全故裂眦張眉人百其勇遂成破竹之勢夫孰能禦之是役也天心助順整眾而歸計所錄虜首凡一百七十六級馬駝牛羊及夷器不啻倍之此百餘年所曠見也巡撫都御史寧夏沈公應時延綏李公尚智陝西張公師載保

朔方新志卷四

五十

蓋西土經畧同心羽翼訖謨掃清河朔號稱一時之盛寧固總兵官雷君龍呂君經智勇兼資好謀能斷摧大敵如指掌有古名將風若親歷戎所備嘗艱險論戰功則李震其最也戶部督糧郎中蕭君大亨分理防秋布政司右布政事曹君金延寧各路兵糧道按察司副使張君守中劉君應時僉事方君岳或轉輸給餉或惟惓借籌廣集眾思曲成羣策均著茂勞若寧夏衛千戶鄭賜奮跡降胡身先嚮導誓不與此賊俱生法應表之以示明勸捷音露布會戰卒西從戎及部司諸君謂予曾濫文後當載筆紀其事傳之掌故備太史持書用彰我朝安攘之大烈予雖不敏義何敢辭竊惟今之狂虜素起遼左西達甘涼其部落可謂衆矣然不相統攝各自為心非有聲勢相倚角也苟馭得其要當坐制不難故就圖牒之所記載而論之規畫大寧制置三衛守開平興和以維上谷據東勝而連五堡靖雲朔而備三關恢復河套自寧夏中衛以及鎮番皆漢武故地扼險為城據河為壘

此萬世計也誠得如公者併力圖之網羅豪傑繼
中原猛將謀臣交臂受事虜獨能飛渡耶審時度勢
持論者往往有難色然則破匈奴擒頡利築三受降
城彼何人哉公將畧更僕未易數印予所見榆林自
把都河而東靖固自五方寺而西調兵方至虜猝及
門嘗五入而五拒之徵發及期若出神授頃得虜謀
言諸胡遠徙數百里不敢近塞畏擣巢云他如鬼將
才繕武備諸路之亭障西夏之屯田斌斌乎鉅細畢
舉若不勞餘力以公銳謀英斷昭德蓄威如予前所
言顧不易哉若擣巢誠曠世殊事蓋虜本勢悍易以
計擒難以力破也惟伺其入寇而間用此策尤為有
名一以折其雄心一以牽其內顧我之乘隙既得以
拓其吭而禽雉之則彼之視我常隱然有虎豹在山
之勢其有不怯入吾地乎兵出於奇道而不失其正
者此類是也若後之慮敵者不知彼已輕曰花馬池
虜之孔道即秋防戒嚴猶能掃穴而動寡謀鮮不化
何擇於時與地哉肩肩循其跡而輕試也故以戰守
矣公料敵設奇百發百中然非可常

朔方新志卷四

五十一

為實務以擣巢為權宜審其正而善用之兵家常勝
之術惟曲當其機焉爾時稱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
爾微前哲異世同符即入典樞密奉廟筭而憲萬邦
百爾將士拱手受成邊海當晏然矣獨西歷哉

吏部尚書虞坡揚博撰總督王之誥破虜大捷記自昔

稱名世者二以端亮正直聞者多皎潔之譽詩之素
絲委蛇是也可以表帥庶僚不可當鎖鑰之重以個
黨奇偉聞者多勛勦之畧詩之元老壯猷是也可以
制馭邊關不可當樞機之司若今大司寇西石王公
則不然公起家進士鵬舉即署鴻漸藩臬誠惠孔孚
鉤鉅罔用久之拜中丞撫循遼東遷司馬制宣大三
韓上谷雲中上黨間旃裘徙幕而臨莊皇帝御天
下四襖為隆慶庚午三邊羽書數至詔晉公右都
御史視師全陝夏六月公即詣花馬池察形勝審彼
已覈將校課功罪犂然燭照數計乃檄大將雷龍等
曰兵法先則制人致人而不致於人可選銳出塞擣
其腹心以收全勝之功請將奉公方畧相繼出師寧

夏牛秉忠今駝將白允中師山小松
賜副之延綏雷龍師由西紅山而出
李芳高天吉副之陝西呂經師出收
吳嵩九月副之師薄虜營虜咸率衆
力戰無不以一當百凡捕斬虜首多
奇大率延綏之功為最寧夏次之陝
驛聞上心嘉悅賚公白金文綺并
讀書諸將吏升賚有差余謂是捷其
神聖莫武嘗御文華殿憤虜窺畿甸
奔走恐懼當捷聞時天子視朝而
旰而食是公一捷上解聖皇西顧
虜入我郡縣蕩我塚廬俘我旄倪
之入痛入骨髓一旦傾巢覆卵懸其
詛而共快之是公一捷解千萬人
也頻年邊人眇一得志於虜者亡論
之乃今競逐豺虎威稜克壯是公一
靡之氣何其武也漢大將軍襲匈奴
勒燕山去塞三千里不聞比時自比

朔方新志卷四 五十二

今公甫問罪荒裔虜尋率部曲雲朔
稽顙崩角是公一捷臣數百年驚桀
昔者周宣王命南仲薄伐之役詩曰
于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今延寧固
南仲之望入為州部尚書虜人執王
見公不吐氣因陰相指顧曰此陝西
師云傳曰重臣在朝廷則朝廷重在
信不虛云公名之誥字告若胡廣石
綏都御史荷氏何君東序寧夏巡撫
君應時定邊兵備副使聞喜張君守
君今撫延綏雄畧忠猷足繼公之休
兵冒知其事走使問言於余乃為之
以詩詩曰於赫王公開府銀夏范老
蠶爾腥膻負隅之虎不識天道乃敢
爰整我師既喻鴻塞更薄馬支如雷
可汗稽顙日逐蒙蔽未旗天降玄甲
且喜且泣膚功奕奕告之天子在
里天子曰都是余寶臣四夷來王
朕愼乃伸華山

嚴巖黃河湯湯景
鍾彛萬古同芳

刑科給事中管律撰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去思碑記

古之士仕多為人今之士仕多為己是故言治者不能無古今之殊也然以今人之身而存古人之心是為五華山人乎山人都人也姓楊名志學字遜夫登弘治六年癸丑進士別號五華山人云嘉靖十年辛卯詔起山人於家仍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人咸以五華公稱之公在任三年惟務循循之政不求赫赫之聲有問餼而食問寒而衣之惠無違道干譽拂衆從已之私辭是吏不忍犯人不足欺虜患雖頻邊氓實受當是時內鎮守岐山劉公崇閏外鎮守蘭溪王公大忠得以協恭忠於所事蓋有感之於公然也十三年甲午天子賢公不歆久勞塞土乃陟右侍郎佐政秋曹去今又三年矣夏之人有位無位或老或稚言及公者輒涕弗已固知冠之不可復借於斯也乃集力礱石白公之遺澤俾無後迷於是推其要

朔方新志卷四

五十三

者刻之昔侍郎羅公汝敬賦我夏田賦課一斗二升豌豆六小麥四寔夏稅云粟米二寔秋稅云司徒夏忠靖公原吉慮難後繼駁其疏羅復上曰黃河自豈崙入中國延袤數萬里瀾害於汴梁獨利於寧夏每畝起科一斗二升猶從輕則遂著為定額矣歷年既久地力殆盡又無一二易之餘壤以致獲刈視昔十減六七而其二稅固如常也峻征病農百役重困人適地荒蔽屏將不能支公獨患之罔忌時諱騰踊數千言盡民之疾苦毫分縷析上動聽聞於是得易豌豆二升小麥二升並以茶青豆抵之在鹵者石徵銀一錢民困大舒公私兩濟康民之功孰是甚之又築威遠靖虜平胡三堡連峙於良田渠外儼然寓虎豹之勢以扼虜人寇之路攘外之功孰是甚之此故特書豈惟思之於邇思猶在於其子孫不能洩之者而其細政之善憲度之清無不可紀法不屑於瑣碎若前乎公如東鹿賈公諱俊黃縣王公道夫平陽張公汝霖晉州張公仲齊皆以都御史巡撫是方尚有餘韻在人耳目者而茲不載厥事碑為五華公建也

法不得波及之裨官曰治本於農汚吏慢馬此吳時賦歛無藝兩浙之民深以為害非一日矣及宋吳越三衢江漢臣為鎮海軍節度判官上十三州圖籍於有司乃曰一仍其舊是屬於民無已也遂沉其籍於河坐是擯棄終身後命王方贊更定其賦畝稅一斗民始聊生使非漢臣沉籍之功豈至是乎而其陰騰之報子孫榮顯逮我 皇明猶未之艾非天道耶諒公匹休之矣

都憲楊宗氣撰中丞王公崇古去思記 巡撫寧夏王公

諱崇古別號鑑川嘉靖辛丑進士歷官比部主事員外郎即中汝寧府二千石常鎮兵備副使復補吾郵延如常鎮兵備官尋陞陝西叅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嘉靖甲子秋會寧夏缺巡撫中丞 天子念寧夏為古朔方郡西北與賀蘭山比隣擲大河外約三十里許孤塗得之一時竊尺寸之利中國得之萬載執幅幘之樞勢不兩相雄長九邊定論有如此蓋其要害劇鎮云非文武全猷超邁特達者不足以當

朔方新志卷四

五十四

節鉞之寄迺銓部遂以公請 天子喜其得人而可之公自解延兵備歷叅政按察使以至撫臺計在陝西凡若干年其地里其遠其近其險如建瓴其平其顯圯戎馬其強其孱弱不振芻糗飛輓其盈虧其夷德糾縲乃罔不耳聞以洽若伏波聚米彈壓然以故官陝稱最久且練達持重必歸之王公云公至寧夏早夜圖繼即寢食弗違暇其經畧謀猷載在撫夏公廣一書者歷歷可稽如約察屬定經制而憲度以明築城堡修兵器而武備孔嚴立兵政慎招選稽馬政而行伍克實清屯田 治水利查鹽引而利興弊革他如崇文教稽報祀葺神宇定祀典正風俗禁奢淫正刑名重責成均勞逸稽出納此皆政事之大而有益于邊民者也一時順治威嚴之化熙然丕變掃虜穴犁虜庭虜人面縛首授惟恐其或後而三四年來西夏享安枕之樂者非公之功而疇以武酒隆慶二年陞兵部右侍郎兼中丞又一年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制三邊軍務又四年改宣大總制其官如故 車嘉靖甲子至隆慶庚午上 寧夏凡七

年而夏之四民五兵歌詠而思我王公者如一日不
衰如一口無異於是夏入總兵參將吳鼎等府同知
知縣序班李微等舉人賈萬鎰等闈學生員齊雲等
及諸卿耆軍民人等馳幣千里托揚子言以記不朽
揚子與公同年進士辱公知且厚猶夫揚子之知公
而厚之也義弗容辭迺為記之揚子讀詩至甘棠九
畝之章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周召二公感民之深也
一至是哉其歌詠召伯則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其
歌詠周公則曰來衣繡裳無以公歸愈久而愈深愈
深而愈悅周召二公感民之深也一至是哉陝分東
西而功成周召子雲氏政有思數之幾不外於是故
曰莫卑于齊民而不可以力致莫劬于齊民而為可
以德感力致則幾數德感則幾思幾其神哉要在轉
移幹旋之而已今之寧夏古之分陝也其地與同今
之寧夏之齊民古之分陝之齊民也其人心同今之
王公古之周召也其聞望同今之公牘所載占之甘
棠九畝所歌也其遺思同或曰中丞法官也有餘威
焉有餘恩焉而曷以遺思為予竊感之焉意此固東

朔方新志卷四

五十五

教篤時之說也不有春主正月秋七月者乎不有憲
度著明湛恩汪濊者乎代之以春秋而不相背濟之
以寬嚴而允相濟王公檢其身之而夏入之所切
思而不忍忘者端在是矣又何子之感之也若公之
昭曠磊落慷慨伏義任事任怨不避艱險與夫光明
之心清廉之操嚴明之令慈惠之仁其在此部在府
郡在監司者俱有遺惠乃衣冠盛族別有論述詳矣
嗣是而秉樞登要為變為龍以惠天下元元以翊贊
皇猷豐功偉績銘鼎彝勅太常又有侯于太史氏
也愚曷敢贅一詞焉茲錄夏人之請而記之因系之
以頌其辭曰奕奕中丞三槐之胤家世中條中條大
河瑞氣攸鍾如鳳斯苞振羽向日一鳴驚人再鳴中
霄含香奏事肺石疏通名擅刑曹熊以畫旛頻繁問俗
于野于郊爰登蔽垣再陟相府德業逾高撫巡西夏
帝心簡在特賜旌旌旌特賜專爾征伐濬發龍
韜有杖之杜于以采之以勞其勞如鳧浴藻歡呼何
限直抵虜巢奪彼金人清我玉塞再見嫖姚魚雁羅
陣虎撲搖筆匪曰解朝缺懸其數霖霖其零用極

朽舍甫鼓腹于嬉于遊父母斯招嚴父慈母孰不思
之詎只一朝睽違三載跋足延阻想像丰標矧茲白
登離逸千里夢寐其遙召伯之棠周公之衮我歌且
謠載歌載謠于情則洽于理則昭鳳池款步麟閣圖
形那愧
分茅

布政藩九齡撰道撫霍公莫去思碑記

去之日夏人遮道相泣送之越境聯絡不絕惜其不
可留也既去而思之不置父老咸相議曰自公撫夏
利興害除貪廉懦立經畧周密邊塵不飛真有大造
於軍民今去矣盍謀所以記之石而永其思乎時督
學憲副尚君維持適臨校士學官弟子員乃述父老
之意列狀請記尚君曰是民心之公也予少暇當與
而圖之比還閱中學政蠅集尋又解印綬去夏人誓
石屏門延之踰歲事未有終父老相顧與莫謂何以
繫吾思也諸士曰宜推紳大夫之長代言之遂屬九
齡為記九齡雖老且病義不可避按夏古朔方地孤

朔方新志卷四 五十六

縣絕漠遙強胡蹂躪歲增兵農日困是故廢者墜
者殆益甚而夏鎮視他邊為極備矣嘉靖戊午冬思
齋霍公膺簡命來撫夏至夏則徧歷山川長顧遠
覽究其利害而急圖之若修長城諸關及鎮城南關
及遠邇堡寨各路斥堠無隙不固而控扼于是乎周
矣又修演武場及射圃及兵車礮火器庫無籌不蓄
而武備於是乎慎矣又修孔子廟及諸神祠宇崇禮
飭器報享以時而祀典于是乎舉矣又修學舍及書
院課士立會曲盡激勸而文教于是乎興矣又疏治
河渠定神堰以均灌溉而屯種于是乎獲水利矣又
招撫流徙寬賦役以蘇困窮而逃民于是乎懷故土
矣其他禁吏胥之需索革差遣之騷擾稽狹卒之禁
射罪積年之姦慝洗獄訟之冤滯恤孤寡之苦艱
罰贖以助工獎義士以勵俗勤訓練以作三軍之氣
厚賞賚以堅降卒之心良法美意未可悉數而尤
貪墨吏曰是民膏也踣而斥之威令隳然不可藥
法以防民仁以養之不苟不縱是故威行而惠流
宜吾夏人方去則戀戀然既去則辭辭然去之必

于南國之崇叔子感人臨
能強而德政不可掩上下
心實相通然則夏人之
致此又豈偶然哉君子干
南國峴山之事不可謂古
封號思齋山西孝義人於
權御史晉大理丞晉都御
累望已非一日功業尚未
諸士僉曰是可永矣遂勒

兵部郎中王繼祖撰俞憲元

泉夏鎮之明年繼祖時以
取取於秉無何公晉卿尚
即公之德政鑄諸碑以比
之害又矣賦重而督嚴下
顧常課不可損獨付之無
不遑寢席者一稔斟酌指

朔方新志卷四

五十七

于廟堂凡無影河崩
徽聲載道於是逃者復
矣公巡省所部也以聞
土人亦以為難然朗見
指畫以屬後人速今功
加屹然不拔信可垂諸
屯田顏料用民財買
分之二而大木百金之
自今觀之石開若百年
萬倍矣厥利不亦溥哉
他若監市而虜人輸
疏商課士皆深謀閱
言之茲在所不載繼
可興之利惠在官不
利弊聞其弊矣公不
恤公而不害于私
邊人引領帝呼如
若謀之縉紳縉紳

請于撫臺乃聽民豎碑而俾繼祖

不能忘也昔召伯遺愛寄
埋決於峴山之石蓋人心不
之分雖曰懸絕而好惡之
思夫豈有私于公而公之
此可以辨治可以觀民而
今不相及也公名冀字堯
甲辰進士初理永平府刑
史今晉戶部右侍郎積勞
可量記成以示
石樹于學宮

文輝去思碑記

汪公都司

請告鄉里中接公言議常
實去任鎮人諦思不置款
甘棠其言曰寧夏苦屯田
耗而後劇往泉非不憫側
可奈何公至乃虛心咨訪
益探本成書請于督撫聞

田盡以豁免報至日鎮人
以者蘇邊民始有粟主之樂
歲費不貲款驅石為之錘
何識自必可成頻行猶悉心
將告竣且渠流疏通視昔有
承父人始服其神智公嘗曰
該三千餘兩開支費歲以三
值千夫半月之勞猶在其外
無毀省民財力當不知其幾
夫豁田創開皆公政之大者
決獄而宿究平反籌兵畫農
議務建經國長規邊人歷歷能
祖曰天下無不可革之弊無不
任事耳繼祖生長鎮城中地方
乃革之與之利民而無妨于國
誠古之遺愛世之偉才也去之日
失父母已而欲肖公之像祠之父

書其事於此見公之惠鎮人者為獨至鎮人之德公者為最深要之下非有所冀而上非有所徇也公諱文輝別號都山徽之婺源人登乙丑進士

脩撰許西康海撰寧夏

賢祠記

夫德厚者感深譽隆者恩洽民之於上也

得一分之賜則萬分之感况夫有萬分之賜者乎故甘崇思召峴山誦羊鼓明興百六十之載天愛戴之誠由於肝膈雖君親上之心未嘗以之者雖兇逆煽惑無忌要亦尺書方至壯士奮呼曾不累朝綏懷之恩洽而萬姓士大夫與寧夏學官聶昂前後巡撫洎按察諸君子俊海山王公時中西箸張公琦東塘毛公伯温督儲

朔方新志卷四

五十一

德凡七人建祠城南立像禮備名當實宣矣心特走惟諸君子之名德赫然在也而士大夫之意豈不以諸君子哉方來諸君子觀所以久安長治之福以錫我者不忘也上之所以使我者不如是則不足以自祠事不載工始於嘉靖丁成先是侍郎羅公汝敬都公珣賈公俊有祠在夫子此祠斷自賈公今舊祠改祀遂廢實德厚而恩洽者而合祀於是祠張公崇德法任情事聞勘核奉旨

以繫觀叙事以表績意嚴使以予為記刻諸堅珉予人乃何侯于予言而後傳又安長治之福望之方來是祠所祀勃然興懷而求予之固非以利其人之念與我與下之所以仰望與蓋爾於戲休哉祠正堂三則所謂接官廳也以無與亥五月明年戊子五月落御史金公濂徐公廷章王廟大成殿後春秋祀之故建為啓聖公殿而四公之宜從鄉先生之定議置位因用

無事涿陽城南張嘉謨撰

州名賢祠碑記

今賢人之

有名者也德行功業與夫利澤及人者雖所建不同
顧因賢制名則一而已名亦非要而得之者也蓋實
在此而名自若馬大而九寰四海小而一鄉一邑無
地無賢而賢之名亦未嘗不流播後世不賢者歆致
一人一日之名尚不可得况後世而為之祠乎靈為
關陝襟喉國初以土漢之人隸居之今歷百年餘
益見繁庶弘治中都憲曹南王公均始議奏添靈州
及州學拔州之俊秀為生徒草創兩王公適去忌者
從中以第已之正德已卯都憲東黃王公時中撫邊
之暇慨曰聖朝文教薄海內外無不誦敷而吾夫
子之道不以夷夏而或問州治未暇論是學可已乎
乃復疏具興廢之由及夷夏之人之願上之皇上
詢於禮曹卿屬議曰可遂復學馬未幾學師篆相繼至
公集舊學生復分寧夏餘生往實之夫子廟及學舍
悉修整倍昔固無名賢祠州人曰惟地有賢惟賢有
祠天下之通議也靈雖遐魏或生於其地或仕於其
方先後未嘗無賢不祠可乎乃各出羨餘市材木煨
甄瓦聚土石鳩工役卜大成殿後為祠三楹案豆祭

朔方新志卷四

五十九

賁悉有所取工始於正德庚辰三月是歲八月事竣
靈之守臣吳山趙壁士夫李泰馬璘師生龐經元元
經及嘉謨咸擬古傳公燮在漢嘗仕議郎多直諫不
避權貴康公曰知在唐為觀察使封會稽郡王忠拒
叛逆於靈為文行先達可祀之擬前王公珣今王公
時中於靈為功德及人可祀之偶聞於公公不悅曰
他所擬者皆宜為愚不可且與廢繼隆政之常耳僉
復進曰古者禦大災捍大患以勞定國皆祠之公之
功非特一學也若中路大沙井至朔城每五里築墩
袤延相望往來行旅遂不為黠虜所掩添設中路崇
將一統兵馬三千今可以併還虜寇清屯田之沙歷
崩塌使老少殘疾之人得輕賦稅今得蘇息者不可
勝數濬河渠而水利周修險隘而邊塞鞏潔無一介
之汚勞無一日之停其功德及靈茲又大矣若為元
祀尚宜曷不可乎公再力辭曰禮樂必俟君子愚智
賢不肖必百年而後定其勿強焉復陳復答如初嗚
呼若公者可謂不伐善不施勞而始終不變其執者
靈之後人不能無賢且名者他日記是祠興起其事

山景行之念者又未必不自茲始也是為記

巡撫霍公冀撰揚王二公祠記

靈州一路乃寧鎮樞會為虜巢其地澶漫夷衍虜悍騎迅長驅莫之能制毒痛蔓延秦雍四民之苦于侵暴者久矣國朝成化間始自州北築長城三百餘里為扼險守固之計顧歲久圯剝虜易窺軼正德丁卯大學士少傅總制三邊遼遠庵揚公一清建議請發內帑修復舊邊上報可發銀若干萬兩公畫地經費自橫城興工僅築四十餘里尋為逆瑾矯詔中止時虜患無寧歲也嘉靖己丑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總制三邊晉溪王公瓊復疏于朝請終其緒公得報身提重師經畧塞上工自紅山堡起至定邊止延袤四百餘里恢拓遺功克底成績而綜理贊翊之者則前為憲俞李君端澄後為齊君之鸞馬迄今數十餘年方內耕者牧者行旅者戍守者咸有恃而無恐非諸公大造之功德耶嘉靖丁巳靈州鄉官王堂周鏞庠生呂清張俊劉應壁

朔方新志卷四

六十

許宗魯等感今追昔爰謀立祠中路崇將徐仁和迺後先相繼備需鳩工委指揮雍詩等于城北構堂五楹翼以兩序重門周垣罔不修飭祀揚王二公于其中而以二憲魚附享焉王堂等偕教官趙應奎屬余為記余惟先王之制有功德于人者則祀之聞茲長城之築揚王二公力任其事群議不撓而憲俞李君端澄齊君之鸞相繼督工險艱不避卒使崇禔岳立大患捍除即古之城朔方築降城者未之過也是皆功德顯著之甚大者合而祀之非禮也與語曰德厚者其感深功大者其思永今揚王諸公沒世垂數十年而士民之感思者無間於遠近今昔忻忻然建祠舉祀蓋無所為而為之者又豈非天理民彝之不容已者耶噫揚王二公之德及一方功施天下者亦嘗知之乎揚公為相前後幾十年王公為尚書歷吏戶兵三部皆當正德之末嘉靖之初時值多故二公立朝議大政決大事苟利國家知無不為險難百折無所疑憚故能光輔盛業弘濟時艱在初廷則朝廷重

邊鄙則邊鄙重蔚然為當代名臣余每思見其人
奉奔走而不可得也遂以承乏出撫夏州二年亦
得竊藉靈寵幸無他虞則所以崇報之者豈獨士民
宜爾耶余既議行祀事復為之記俾刻石祠下以永
邊人之思且使後來
者有所感而興焉

給事中管律撰演武場記

武之地戰守日膺其慮兵貴於練也審矣然練兵有
場猶百工居肆而後成業不可不植也馬者舊建於德
勝門外四之周垣諸具簡畧是故臨視靡雄不足以
壯邊威之強將之壇離向城之形勝以實背山面河則
震向也於風水之說人以為忌夫此非信焉昔周公作
洛卜澗瀼之間以食洛為吉風水之源肇矣矧後人
乎值瀾歲雨潦蓄滯妨教演之政訖十餘年流於逸
佚是故履危弗任其勞犯難弗馴用厘我聖天
子西顧之懷浸密矣嘉靖辛卯春八都督周公彥章
受寄專闢來鎮夏方慨百廢叢集右恫厥身乃殫力

朔方新志卷四

八十一

新之於是乎繕鎧冑修弓矢礪刀劍筋車馬增斥堠
軍容幸肅擇塏爽之地而日練之雖寒暑不避技藝
幸閑功將待戰而成守則固裕如矣今年壬辰公謂
演武重務豈宜遷就若是乃謀於鎮守大中貴岐山
劉公崇閏欵仍舊址而改荆之狗與情使兌向馬夫
兌位於西以五行則屬金以四時則屬秋皆兵象也
匪徒順勢適便而已於兵家之術亦宜爾耳事未及
舉會大中丞五華山人楊公遜夫以巡撫至僅浹月
獎革利興四境稱治都督公以是事圖之中丞公即
諸厥議廉訪劉公以忠樂於襄事時副戎苗公世鵬
出征延綏始則亦預聞者也先是太保尚書晉溪王
公以總制軍務至款舉未暇茲方布位間適大司禮
中貴宋公奉聖天子命以勘事至咸相與成之時
以巡察至廉訪張公鵠舉以鞫訟綏聞甚許可工起
總制軍務尚書漁石唐公視師延綏十尺樹匝萬株位
於四月乙巳竟於五月丙午垣崇縱百尺衡省其二
於東而面乎西者為將臺崇如垣退庭以備委蛇其
臺之前為宣威庭以閱將士後為

櫺也各六兩廂之屋以給維貯其櫺也各四臺之左
扼高十又四尋臺之右扼高七尋有奇皆以懸其臺
而號令乎軍中者場之中為看軍樓教習營陳於接
指為四顧弗室取其無蔽乎明也其都指揮指揮亭
舍各以位次槩視之雄偉峻麗闊大夷坦煥乎改觀然
財用弗費人力弗繁料理悉自都督公諸匠師惟聽
其役而已夫物久必敝修舉之繼寧無望於來者乃
命都指揮黃恩徵記於律用詔諸遠記曰三代之治
莫盛於周尚詰戎兵安不忘戰治世且然况當藩維
之區專防禦以為責者乎詩曰赳赳武夫干城之將
都督公之謂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丞公暨
中貴公之謂歟夫天下之事義當為者常成於同而
敗於異是故恒患乎立異而厭同也能以同而成數
十年未輯之業有若三公者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
固不可
以不記

巡撫都御史楊公時寧重修武廟記

朔方故有武廟壬辰兵變為逆黨所

朔方新志卷四

六十二

毀僅存中堂四楹且隘圯廢不堪不佞春秋臨祀
輒喟然嘆曰斯祠也所召奉祀者崇武功也朔鎮用
武之地乃棟宇弗備若此其何以受神明而徵寵靈
哉願蒞鎮之初逆難甫平庶務續紛時未遑而用無
措也再逾季積贖米若干石始鳩工庀材創建大門
二門各四楹撤舊堂而拓大之東西各翼以廂房四
楹偏東建厨舍三間偏西建守關司香者各三間又
為之設神主釐祭器祀太公以下若而人外匝以高
寮嚴以重扃輪奐更新規制弘增庶足以肅祀典而
妥英靈矣是役也肇建於戊戌年二月越八月而告
成二門扁曰武廟內即祀神之所大門扁曰閱武大
門去二門可百六十步為四教場不佞時按閱於此
且令諸將士有所繹思而仰止焉嘗聞之祭禮有功
惠於民者則祀之非此不在祀典茲若太公暨諸君
子豈直陰謀角力功烈云乎哉余觀太公六守三寶
五材三過等語類皆以仁義道德為宗其餘諸君子
忠節義行載在史策者班班可考而鏡其卓然柳立
固自有本非徒武功之諱已也朔方多介冑士其桓

桓而光紹前烈者不難其人獨所謂忠節義行抑
知仰止而繹思否耶儻能尚友前哲頌其功想見其
人因其人夷考其行平屈以節義砥礪臨敵以忠義
奮發寧勇於公閑怯於私開矯矯以立名勿懷私戚
公懷忽于紀倖倖以速禍如是則建功策勳久遠光
大由此擁旌登壇將必為干城為腹心生被頭寵沒
享血食固可與諸前哲抵掌揖讓於几席尊姐間矣
不然是大公諸君子之罪人也覆轍在奔為世大慘
尚何功德之足云噫嘻景行維賢克念作聖太公我
師希之則是古今人豈甚相遠哉此余所望於諸介
胄也亦余葺廟意也諸介
胄士其尚勉旃哉勉旃哉

給事中管律城隍廟碑記

三代之前城隍之名不經見
自唐李陽冰作城隍廟記後

世始聞焉是土神也故我
太祖高皇帝奄有天下
為百神主附山川壇祀之洪武元年加之以爵府曰
公州曰侯縣曰伯至三年春革之是年夏六月詔各
處城隍廟屏去雜神其貴之也尊而專矣尋又定廟

朔方新志卷四

六十三

制如公解以泥塗壁繪以雲山在兩廡者亦如之其
宅之也清而肅矣又詔守令之官俾與神誓故有監
察司民之封其信之也篤而深矣今寧夏有廟遵其
制也成化十三年丁酉巡撫都御史張公鵬厭其狹
陋始大興作以就華壯逮嘉靖三年甲申都御史張
公濬表之以巨坊歲遠漸垢十年辛卯總兵官周公
尚文重加修拓然於殿之前猶未虞其有風雨所剝
之弊十九年庚子羽士馬守元具啓於諸宗室之
賢者募緣於壽官丁宣及夏人之好為善者施各有
差易材於市鳩工於傭廣其廡之基建棚四楹規模
少殺於殿爐檠簦几之類並置於茲則香燭之煙焰
羶羶之氣味舉不汚神之像矣肇役於夏四月六日
落成於秋七月一日守元偕鄉人趙定徵記於管子
律夫物各有主盈宇宙之間有一物必有一神神者
陰陽莫測之謂匪神則物無主矣至於聚一方之民
而為此高城深池以居之實非一物之可比也謂宜
真之中獨無主之者哉按秩祀之典有功者無不報
然則城以衛民隍以衛城厥功匪細崇乎其祀禮偉

乎其廟貌夫豈過耶况四境之內日岫風暢雲與
需利益豈自其澤馬牛穀救水火桑麻財用皆其所
聞幽屬隱福善禍惡休咎皆其所司是靈應於一
素矣而信乎感格之不爽者則又無間於上下之心
徵之凝真軒夢記寔可據也律不辭并以神之名號
祀之從由勒於石用以後之人知所敬信洞洞乎
屬屬乎勿勿乎其母實執使廟貌之新百年猶一日
可也若夫旅之以厄酒豆羹享之以糲食藜品而求
媚於聰明正直聖不可
度之神則非律之所知

即中胡汝楨撰漢壽亭侯碑記 侯解人也漢臣也忠義

和問追封義勇武安王暨崇寧護國真君蓋祀禮忠
臣義士生有功德於世者死當廟食以崇德報功扶
持世教其盛典也稽之史載大畧謂漢昭烈皇帝少
與侯友善寢則同床義則兄弟稠人廣坐中侍立終
日周旋不避艱險又曹操破昭烈獲侯禮遇極厚侯
立功報曹刺顏良於萬眾中拜書歸昭烈既而耀兵

新志卷四 六十四

襄樊間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操避其銳至有
稱之曰熊虎之將曰勇冠三軍曰萬人敵雖不幸而
有章鄉之蹶壯節不屈尤與烈日爭光侯之出處大
節一以忠義槩如此當漢室之季天下昂沸草昧雲
擾其間若卓布紹術之流糜主遷都擁眾自立而流
毒海內加以曹操為漢之賊孫權為漢之蠹又皆乘
之而窺神器者人紀掃地天理或幾乎熄孰又知忠
義為何物視炎漢為何人家也獨侯以忠肝義膽委
身事昭烈顛沛患難死生以之信大義仗大節堂堂
乎行大丈夫第一等事非其有高世之見拔流俗而
獨存者不能宜乎生而為人豪沒而享廟食千載之下
凜凜然死猶不死也嗟乎人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
元氣乎天地雖有日月晦蝕山川崩溢而元氣之大
自若也人雖有忠正惟患奸諛倖免而忠義之名自
若也侯平生雅好春秋左傳蓋春秋以尊王室標夫
狄誅亂討賊敦典庸禮為義侯之所以拳拳於昭烈
者良有以夫或者謂時獻帝尚在侯何不遂事獻帝
以興復漢室而乃從昭烈可乎曰此不可不辨獻帝

為董卓劫遷曹操挾制數年之間坐擁虛器而已
尺之童知其必敗此所謂社稷重而君為輕也昭烈
以帝王之胄英名蓋天下使得志則漢室可興操權
可誅侯之所以從昭烈者為漢社稷故也厥後獻帝
竟被廢弑而昭烈成鼎足之形以延漢祀此又明驗
也從昭烈夫何不可或又謂鬼神不享非禮侯之功
德多在荆襄問其廟食宜在荆襄今寰海內皆有侯
廟恐非其享所曰此尤不可不辨蓋侯始終以忠義
乃心扶漢其有功於世教實大况其正氣與天地之
元氣同元氣充滿乎天下則侯之廟食遍乎天下又
何不可非區區有功德於一方者而血食之於一方
也夏城之良隅舊有侯廟碑刻剝落莫考創始之詳
傳者謂元季丁卯郭間重修尋復傾壞獨正殿在而壞
亦半之今巡撫都御史中丞公每謁廟慨其不足
當神意乃今丁未春謀諸欽差鎮守太監韋公啟總
兵官周公玉副總兵劉公文各捐白金一百星命指
揮王勇輩易地之城南僅里許周道之左厥地而陽
煙林蔽空跨水通橋臨紅花渠儼然樓神所也鳩工

朔方新志卷四

調役人樂赴之不踰歲而厥功告成享獻有殿鍾鼓
有樓環以門廡繚以垣牆神容威肅侍從森嚴楹楹
簷阿吞吐丹碧琳宮貝闕殆弗是過始事於三月之
戊申落成於八月之丙戌也中丞公命余作新廟記
詎不可辭僅拾侯之忠義大節之實記之貞珉若夫
文則侯作者中丞公姓崔氏名讓字允恭山右太原
之石州人公素有大節恒以忠義獎勵將士是舉非
特受神靈明祀典以陰佑邊庭凡我為人之臣子者
登廟而興起其高山景行之念於世教豈小補哉又
從而作迎送神詩二章俾邊人歌以祀侯迎神紛進
拜兮有虔有儀新廟翼翼神其是依我酒既旨我牲
既具神既格止載歌載舞慰金戈鐵馬祥風靈雨鬢
見之威靈楚楚僕御如虎送神龍馭既駕以駿以驥
雲旗既舉載飛載揚享我裡祀遺我繁祉豐年穰穰
百室盈止犬羊之腥避三萬里同天地
又於茲廟食誰其式之忠臣孝子

諫議大夫羊

承天寺碑記

夏國皇太后新建承天寺

皇應迹月涵眾水之中聖教湯輝星列周天之上蓋
磨什鈍道澄圖常表至化以隨機顯洪慈而齊
物縱經塵劫愈自彰形崇寶利則綿亘古今嚴梵福
則靡分遐邇我國家集隆丕構銀啓中興雄鎮金方
恢拓河右皇太后承天顧命冊制臨軒釐萬務以緝
綏嚴百官而承式今上皇帝幼登宸極夙秉帝圖分
四葉之重光契三靈而眷祐粵以潛龍震位受命冊
封當紹聖之慶基乃繼天之勝地大崇精舍中立浮
圖保聖壽以無疆俾宗祧而延永天祐紀曆歲在攝
提季春廿五日壬子建塔之晨崇基壘於賦硤峻級
增乎瓊甌金棺銀柳痊其下佛頂舍利閱其中至我
陳有作之因仰金仙之垂範無邊之福祉
符之欽崇日叨奉作之綸言獲揚聖果虔抽郵
思謹為銘曰云云剝落不辨大夏國葬舍利碑銘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臣張陟奉制撰 臣聞如
來降兜率天宮寄迦維衛國剖諸母脅生 靈驗
彼王城學多瑞氣甫及半紀頗驗成功行教 靈驗
之年入涅槃仲春之月舍利麗黃金之色齒牙宣白

朔方新志卷四

六十六

王之光依歸者雲屯供養者雨集其來尚矣無得稱
焉我聖文英武崇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辯邁唐堯英
雄 漢祖欽崇佛道撰述蕃文柰苑蓮宮悉心修飾
金乘寶界合掌護持是致東土名流西天達士進舍
利一 百五十萬并中指骨一節獻佛手一枝及頂骨
一方 整以銀擲金棺鐵甲石匱衣以寶物 以毗沙
下通 屈地之泉上構連雲之塔香花永 金石周陳
所願者 保佑邦家並南山之堅固維持亂 嗣同春葛
之延長百僚齊奉主之誠萬姓等安家之懇遑塞之
干戈 偃息倉箱之菽麥豐盈 于萬品之瑞靡息一
之 謹為之銘曰 者降神兮開覺有情肇登西
印兮教化東行 之後兮舍利光明一切眾生兮
供養虔誠 聖主兮敬其三保五百尺修兮號曰
塔形 燕兮葬于茲壤天長地久兮庶幾不傾
大夏天慶三年八月十日建右諫議大夫羊 書
擬真曰考之其瘞佛頂骨曰天祐紀曆歲在攝提
攝提在右甲子為寅乃夏英宗諒詐天祐垂聖元年
宋仁宗皇祐二年庚寅也其載舍刊曰天慶三年乃

夏桓宗純祐天慶三年米
寧宗慶元二年丙辰也

知縣王業重修清寧觀記

維茲夏鎮亦與圖之乾隅景
泰初故總兵張公泰卜城西

北靜宇初建真武廟禱水旱多奇應數顯翊戰解平
虜之圍泰疏請於朝賜額清寧觀置道紀司官越
百餘年敝壞葺修屢鮮克固逮嘉靖辛酉河朔地大
震觀廡傾圮越三載甲子蒲坂王公來撫夏憂
為民百廢具舉夏將旱謁神禱雨兩應如對厥明往
謝惻然歎曰神以禦菑捍患長福助順宗社小民胥
神是祐廟貌卑壞何安神止維予之辜適邊用訕乏
未可煩公儲乃捐俸金若干命夏眾願輸資助工者
聽憲臬齊川張公宣布德意總兵西臺吳公碧潭雷
公南湖方公先後繼代咸捐俸鳩工副遊諸將協屬
案各職贊襄慶藩洎諸公族捐祿數百金里居士
大夫居民有力者應募輸金帛有差公以致仕指揮
徐英老醫忠幹命董茲役語之曰勿急繪飾勿耗財
力培乃基構乃梁棟綱乃苦護如葺爾居期永勿壞

朔方新志卷四

六十七

英承命夙夜祗懼荒度惟敏始於嘉靖丙寅三月望
建十月朔告竣事頽者既起舊者增新復於殿後增
建寢殿三楹規制視昔益闢麗散吏小子業謁廟見
其輪奐巍然邃然可肅眾觀也喜而賜言曰猗與休
哉凡司疆土之臣必盡人以合天祈天以祐人而後
報國無遺忠夫不得盡人而徒祈天則妄人盡而
無以事神則慢慢則棄天妄則誣人非經也王公自
入夏以實心敷實政築數十年來社之邊垣清萬夫
未均之田賦驅淫靡以正風化寬刑罰以蘇冤濫宅
曰水利之興斥濠行伍之嚴改建書院調停鹽法禦
虜訓戎不遑遑食謂盡人以合天者非與猶皇皇然
未敢持人事而忘祈天也事必告天祀必躬親仰
神錄以真武在天為玄帝司鎮北方翊運穰夷功德
靡崇今天下大都小邑深山窮谷咸建祠修祀福善
禍淫誠感如響矧夏僻在河外諸路鄰虜維神可護
昔有明徵報祀弗虔神將弗格矣觀其言曰禦菑捍
患長福助順宗社小民惟神是祐非激一人福利也
工成乃命有司秩祀典嚴歸除于民且瞻謂祈天以

祐人者非與夫不棄天職也不誣人信也持其誠以率夏衆宜財不費公後不訪政神將戾止上衛皇圖下保丞民賜我夏人無疆之休斯惟天惠民之心亦公祈天祐民之志也豈徒時廟貌示觀美已耶徐英氏遂呈乃言於公公曰時人之際微矣誠信之孚予日莘莘未克也王君善善道予志可以訓民矣乃命勒諸貞石以告後之作者

巡撫都御史楊時寧萬曆辛丑重修清寧觀記

玄帝神宇曰清寧觀創建於國初景泰間總兵張泰濤解平虜圍有應疏請于朝賜今額故址稍卑隘正德十二年巡撫安肅鄭公重修始拓而大之嘉靖中自也震傾頽甲子巡撫蒲坂王公復重修之規制棟宇視昔益弘增壯麗歲時朝賀率文武僚屬習儀於此蓋鎮城一大觀云歲久圯壞如故萬曆丙申余奉命來撫展謁神宇下因喟然嘆曰玄帝尊神有功邊鎮各邊鎮崇祀惟謹西夏故用武地今廟貌若此何以受神明而激靈祐哉時逆難甫平勇力稱訛余方蒞任公私續緝竊欲修葺之未遑也於雅我朝設鎮以來執凱獲醜垂鴻樹駿代不乏人然功多不滿數百餘濫竿六載先後獲功千八百有奇說者謂神祐非專師武臣力也虜數遭挫亦數圖報復俱失利至己亥秋霍熾大張時總兵烏延杜公駐防興武約敕諸將伺間搗襲以伐其謀未幾戍卒馳報虜衆有滿巨測杜公恐其甚夜半忽夢玄帝雲中教爰仗劍儀從其都覺來竊喜曰必得神助可無恐後果獲大捷士馬俱保全凱還杜公班師回鎮向余詳其事因相與誓修神宇以答靈貺余捐俸願修前後大殿及樂樓大門二門杜公與河東道澧州王公河西道河內高公各捐俸願修兩廡及諸神祠鎮城宗儀士庶聞風各相協助於是鳩工屯材程資董役傾者起之敝者葺之缺而未備者從而增飭之肇工於庚子仲春歷一特始告竣規模嚴整金碧輝煌殿廡門垣煥然一新闔鎮王公大夫及各軍餘老稚咸觀厥成焚修

朔方新志卷四

六十八

觀厥成焚修

謚虜使乞款錯趾于道信足以受神明而獲靈祐矣越歲余叨轉總制雲谷將戒行鎮城父老乞鑄之貞珉以垂不朽余因爰筆載其事以詔將來俾時加修葺永祈神祐兩河常享清寧之福且因以祝國祚於億萬千年云

金陵王遜撰莎羅模龍王祠碑記

永樂二年冬十月廿八日內使李修召臣遜至樂善堂傳王命曰在昔嘗夢莎羅模龍神祠今已新其棟宇舉所當祭而麗牲之碑未有刻文故茲命汝臣遜既退伏讀王之夢記曰予以蒐出軍次峽口遇天大雪苦寒心為人憂夜夢山林謁于神祠不知何神問之守者對曰此為莎羅模龍神祠也殿閣門庶金碧粲然典禮者導予登自東階見服霞帔若后妃者南面而坐旁侍二女前列一凡上置牛首拜茵織成山川五彩狀予欲拜際見衣玄衣執圭若王者令人荅予拜及去予始就拜茵有一青衣荅拜皆棄拜乃止予欲退際則霞帔者起坐仇酒飲予以

朔方新志卷四

六十九

辭尋自飲已復仇酒投予知辭不獲竟飲而寤實改元春正月廿五夜也明日問之地著對曰去此西不三舍信有所謂莎羅模山焉下有三泉湧出池中雷鳴電迅莖綠澄清其深叵測而為莎羅模祈荅刺模失哈刺模三龍王之靈窟於禱旱澇雨暘輒應一方賴之昔有其祠燬于元季今存尾際而巳與予夢符乃嗟異曰人神道殊幽明理一舉祭在于不可緩也因遣官致祭于牲雪寒如昨既竣事則陰霾四開太陽宣精春意盎然軍人惟謹予則易憂為喜矣袂之夢記是非山林川澤之神感乎王之憂人亦欲効職封內以禦菑捍患之功食祭無窮故見於夢者若此乎謹按春官太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今夢記則繫地示其祭有三以觀沈祭山林川澤為血祭禱辜之一蓋血祭用之以祭社稷五祀五嶽禱辜用之以祭四方百物皆所以祭地示也今夫賀蘭在封內為名山延亘數百里以限夷夏若莎羅模山者則為賀蘭之首峭拔極天巖谷摩詰林木蔽虧以逆河流九曲到海之勢繫祭山林川澤以觀沈者於

是乎在西望崑崙乃王母所理陰氣之都曾若王之
夢霞帳者豈其闡靈歟不然奚以牛首置几哉以牛
在十二支為丑土象也則崑崙又名地首其為王母
闡靈足徵矣若玄衣者即地著所謂龍王也其神玄衣
水象也龍為辰變化惟能以十甲戌加子至辰為壬
乃水化也以壬加子至辰為丙乃火化也兩屬水賜
屬火於禱旱勞而雨賜輒應者非繇龍為辰變化惟
能於若登自東階者東階以登主西階以登客禮也
惟君臨臣則不然辰統於君故登自東階示主人神
可知也若拜西織成山川狀者亦示山川林澤之祭
封內所當舉是故其神之歆食祭勝王歆拜闡靈而
先令人答王拜也於際歆選則闡靈者飲以仇酒嘉
栗馨香而王竟飲者以明國神之與地首同其悠久又
足徵夫嗟呼為君之主大神大矣哉是宜山林川澤
之神感乎王之憂人亦歆於職封內以樂替捍患之
功食祿無窮故見於夢者若此也記不云乎人神道
殊幽明理一王言及此社稷之福真經言也今已新
其棟宇奉所當祭臣遜不敢取措辭哉然職在文學

朔方新志卷四

不可以辭竊取左氏傳經之義用釋夢記經言于麗
牲之碑且俾後之觀者知所起敬焉辭曰為夢有
三致鶴成涉精神所感得今占吉致出思慮而至有
因畫之備仰為解繇人無心感物無所拘滯乃成涉
為各有其意揆今夢記可謂燕之軍次峽口俯仰在
茲雪寒人憂思慮則是神之感乎有因而至亦歆效
職感物無心拘滯何有所夢山林曉茲賀蘭真安
西夏若涉羅模則其為亞陰陽二氣金母木公兩賜
生物共理西東知是名山脈來地首國昨足徵與同
悠久以人神主實在為君事見於夢勝靈細縕惟仁
存心克念王制山川神示舉所當祭道殊理一經言
可尊傳義竊取用釋經言人憂乃
仁祭舉乃義請規刻碑可知世世

給事中管律撰牛首寺碑記 去靈州西南境不百里群

來奔流洽之秀颯如芙蓉出水是為牛首山云世傳
為小西天釋迦牟尼嘗會諸佛衆生說法於茲證有
大乘經存焉崑山之幽絕前為羅漢殿殿北為沮

殿南為迦藍殿中則接引殿後則如來殿即所謂
法處初僅四楹今拓之為六楹少北則佛母洞再
則觀音殿殿之後為迦藍塔界乎洞塔之間則十
佛寶塔殿迦藍塔之北則眼光菩薩殿殿之北為
牛池國初慶靖王嘗見金牛現池中乃塑其狀置
之而去今草人銘鐵為之界乎池殿之前則釋迦
又北則文殊殿又東北則彌陀殿界彌陀文殊之後
則地涌塔彌陀之東則普賢殿是皆隨形勢之勝而
布置其位各具美瞻其齋厨僧舍罔不備具跨河之
則一百八塔塔之西有二洞一曰佛母一曰觀音去
牛首東又二十里則金寶塔寺皆為牛首之附是故
稱牛首為大寺云然蹊徑崎嶇盤旋百折如蓬其嶺
四方善士不憚逃矣而來致敬於寺者歲時接踵是
可以徵其靈應矣奈世遠莫詳創始其既葺而廢既
廢而葺又不知其幾更番也今自嘉靖乙未春迄丙
申冬日歷二期拓隘補頽直傾起墜增新觀音閣楹
輪暈翼運勢若凌霄所供釋迦觀音昔惟土軀而已
今皆鑄之以銅棟之以金登山縱目則層壘峻宇復

朔方新志卷四

道飛甍輝煌焜燿遠邇相射越千百年始大盛於今
日已乎乃礮石款圖水示於是徵記於芸莊管子管
子備宛顛末之由是故知設心倡端崇慎其教則僧
網正副張藏卜巴補藏卜嶺占也摩頂放踵而以身
任勞鳩工積材而以勤落績則住持常札失高耳俸
丁端竹也好善喜施而不吝重貨資裕用饒而不
中困則丁宣馬鑑王綱李繼榮周王陶實也先是
宗藩鞏昌王苾齋鑄佛傳濟善不可滿者法不得道
番僧周羅漢馬札失豎錯以不襲事攘
奔者察法不得備當記姓氏於碑之陰

芸莊管律撰鐵柱泉記

去花馬池之西南與武營之東

會之處水勇甘列是為鐵柱泉日飲數萬騎弗之
幅幘數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比虜入寇性必
飲於茲是故散掠靈夏長驅平鞏實深藉之以其
是患也並沃壤視為棄土百七十年矣嘉靖十五年
丙中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松石劉公奉
聖天子命制三邊軍務乃躬涉諸遠意在悉關隘

之夷險城寨之虛實兵馬之強弱道路之急緩
畫禦戎之策以授諸將是故霜行藿食弗避厥勞
鐵柱泉駐瞻移時喟然諭諸將曰禦戎上策其在茲
矣可城之使虜絕飲固不戰自德何前哲弗於是
圖哉維時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字川張公謀與公
協乃力襄之即年秋七月丙申按察僉事譚大夫閻
度垣墉量高厚計丈尺鎮守總兵官都督劾帥師徒
具楨幹後鏡鍾人樂趣事競効乃力越八月丁酉城
成環四里許高四尋有奇而厚如之城以衛泉隍以
衛城工圖永堅百七十年要害必爭之地也一旦成巨
防矣置兵千五兼募土人守之設官操馭皆極其才
且能者慮風雨不蔽之患則給屋以居之因地之利
而利則給田以耕之草萊闢禾黍蕃又可以作牧而
庶孳畜棄於百七十年者一旦大有資矣其廩宇倉
場匪一不備宏綱細節匪一不舉炫觀奪目疑非草
創之者先時虜常內規河東諸堡為備甚勤而必先
之以食雖翔價博易猶虞弗濟泉既城虜憚南牧則
戎戒費省雜之價自不能騰寔又肇來者無窮之益

朔方新志卷四

七十二

是皆出於公之卓識特見而能乎人所未能今年丁
酉去茲泉南又百里許巨東西為牆塹於所謂梁家
泉者亦城之重關疊險禦暴之計益密矣借虜驍騎
忘忌入之騎不得飲進則為新邊所扼退則為大邊
所邀天授之矣用是以息中原之擾以休番戍之兵
以寬饋餉之役豈啻微公出將入相之才之德而已
焉功在社稷與黃河賀蘭實相遠邇謂有紀極哉是
故不可以不記也松石名天和湖南麻城人字川名
文魁中州蘭陽人俱正德戊辰進士譚閻西蜀蓬溪
人正德辛未進士王効陝西榆林人正德丁丑武舉
法得
備書

蒙溪胡侍撰鐵柱泉頌序

鐵柱泉者淳泓泓瀟淪廣百其

靡涸興武之野方數百里絕無水泉胡馬南牧茲焉
寔賴嘉靖丙申松石劉公以司馬制帥全陝美湧雲
構動駭霆擊皓羽右麾群策畢奮玄壘北指九美
憫執訊獻誠迭陋魯泮鴻誌駿烈昭紀周常矣於

按部勞軍弭節靈夏左瞻與武遂
美哉乎茲泉也城而守之虜其能
我之可往來者為交地宜謹其守陸
關宜重其備夫茲泉也夷夏之交
胡是界豈籌國之全策禦戎之佚
也可城守也維時都御史中丞字
官王効按察司僉事譚閻寔皆斯
簡帥定命時乃楨榦程量計公獎
之球度如雲相歌如雷旬月之間
如樓櫓翼如乃田乃宇乃庀禦具
之區屹增巨防矣夫坎重設險兵
後戰先守文王據泉池以遏密須
獯狁故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
善之善者也夫衛霍李實雖偉
而然握管之徒猶以功重顯稱
庸器或勒茂於穹石所以顯武述
之城王旅先其佚燕屬失其標兵
推鏃不半遺而邊圉永固亦衛霍
不

朔方新志卷四

耀功寔百之而續遠畧玄俗情罔
稱焉乃作頌曰感涕檻泉維鐵其
是據焯焯劉公泉馬城馬蠡爾小
我城張公是營赴赴王侯踴躍用
城之嘽嘽其旅不日成之我城言
靡伺其窀安宅有亭者泉胡則泥
其以彼泉者神載滿載必福我壽
于胡維神之羞泉之叩矣神是用
是儷雕此頌
文昭示億世

慶靖王宜秋樓記

予居夏之七年於城東金波湖南擇
地之爽塏者構樓焉四背田疇凭闌

縱目百里畢見名之曰宜秋客有謂
山川園池之景物於春為盛故人有
悅乎心目發為歌詩有宴樂嬉戲之
樓閣園亭曰望春麗春宜春熙春若
動人者故也若秋則天地氣肅草木
故人皆觀而悲之以愴神感懷發為
詩咸道離情

羈恩之苦今予名曰宜秋其亦有說乎予應之曰
之景美矣麗矣橋壘備矣信可以娛日怡情矣然
有補於政教者無乃無從而得乎特責公子俠客之
樂也非大人君子之樂也今予名曰宜秋其義大矣
四五月間麥秋至登樓眺遠黃雲萬頃瀟瀟四野七
八月間禾黍盡實東臯西時葱龍散漫九荒蕤蕤極
目無際有民社寄者值時年豐置酒邀賓觀禾黍之
豈不樂乎苟七八月之間旱苗將稿矣或水潦橫
豈不憂乎野生螟螣畧無禾苗農夫田婦哭泣相對
心寧不憂乎其心之樂也舉次相屬作為詩章歌
樂太平勤政恤刑慎終如始荷天之休作人父母其
之憂也天災歲惡人咸乏食食不足則餓餒生焉
盜賊出焉且夫饑餓生則人不和生矣盜賊出則竟
土靡寧矣其當省躬自責果刑盡有東海孝婦事
抑政有不舉者歟抑賄賂請謁行歟教天之戒改過
備首庶乎可以弭天之災以至年豐穀登免饑餓盜
賊之事也然則登斯樓者非徒憑高眺遠傾銀烹羔

朔方新志卷四

七十四

鳴鍾擊鼓列翠鬟羅綺雜管絃之為樂蓋亦樂人之
樂憂人之憂也其水光山色風月佳景特未事耳付
之騷客詩人登遊歷覽一觴一詠以寫情寓懷豈比
夫春景美麗公子俠客賞花踏青雕輪寶馬携妖姬
麗人尋芳逐勝圖一時耳目之娛樂為無益事耶由
是而觀樓之有補於政教多矣名之宜秋不亦宜乎
客難而退因召管子
命墨卿書之為記云

巡撫都御史即墨黃公嘉善蓮漪軒記

同仕於此者日為戎是詰鉅鏡旌嘉是耳目蓋其識
也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易日悅以先民民忘其
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此南薰之南塘字川張公與
南潤楊公所以相嗣修之以備燕閒之適者歟余叨
撫茲鎮之存月鎮務既稍稍舉則詢其所為南塘者
往觀焉維時淵涵停蓄塘水無恙而綠擘剝之後風
景彫蕭氣相慘淡雅雅佳勝在眼若障若翳無能與
抱相觸發及詢楊公之所作知止軒者則已化為樓

無復存矣余悵然之餘因思茲鎮故所稱塞上之
江南茲塘故亦有西州之號蓋古名寧為西夏云者
正謂其地與中夏埒也勝緊實在於此而使二公
之高踪湮滅不傳將何地靈所笑一日語觀察高君
亦大以余言為然及下軒於前者四楹廳於後者六楹
構芥藻悉還遺制凡軒於前者四楹廳於後者六楹
左右各有廂房各四楹軒於前者四楹廳於後者六楹
有亭屹然于出水光上落成之一切迫塘而峙塘之中
款洗余與元戎馥亭肅公挈盃命酒款集廳事既而
款步掉楔之下極目隄岸之秒則百畝一鏡天水一
碧蕩搖游氛沉浸倒景每冷風徐徐渡水而至輒飄
然欲羽乃登舟進揖浮游中央溯沿四際時見菱菰
藻荇茂密參差戲鱗泳鱗飛躍上下而繞岸綠樹如
娜翁鬱成如拱揖而勸綠醕環向而送清陰者已乃
舍舟陟眺亭上遙見賀蘭屏翰於西北黃河襟帶於
東南漢唐兩渠分派左右余曰虜在吾目中矣長雷
而返既抵軒因謂云戎蕭公曰夫斯地非范文正之
所嘗經畧者邪悅使楊志也後樂范志也非斯地也

朔方新志卷四

七十五

紛擾柴柵之意孰與與擺脫必斯地也鉦鏡旌纛之節
孰與主持吾之志在伐檀之首章矣為名其軒曰連
漪夫惟悟連漪之旨者然後能對連漪之景然後能
樂連漪之樂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其以是乎故又為
之題其坊曰豪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
食衍衍意悠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濠

巡撫都御史古蒲楊守禮知止軒說寧夏南薰門外二

亭南方可浮舟四水澄澈南澗子甚愛之遂命少加
修濬可以少憇心作一舟僅容數客池之南構小亭
三楹亦足以憇心作一舟僅容數客池之南構小亭
外各樹以柳不日餘而成在邊方亦奇觀也南澗子
暇日携酒肴同二戎兩泉子副戎峒山游擊松菴念
憲味泉會飲於此鼓柁傳鷓鴣啓扉待月柳陰映水
波澄空鼓吹擊浪歌聲遏雲觥籌交錯醉忘形骸而
泉子欣然持觴頡頏予而酌曰此地此樂百年所無不
可以無名子應之曰名為知止不亦可乎衆方訝然
子索觴酬衆遂中之曰曰天下之事貴乎知止而人

每不知止故古人以止名水蓋忠節積於平日時事
果不爽耳此誠得止也後人不及古人可不求所以
知止此特一節耳事之變也吾人安享太平之世當
功業可為之時不可不知止也夫人情莫大於憂樂
憂不知止則鬱鬱則傷厥情樂不知止則蕩蕩則喪
厥志亦莫大於富貴富貴不知止則無所紀極將以
積於中憂將如焚可會於此一菜一魚或觴或詠煮
茗舟中共商夫治道軍食克足四野熙春萬家樂業
極也時或虜帳遠遁軍食充足四野熙春萬家樂業
可大會於此或饗夫士在或寄情管絃惟酒無量惟
德是將樂不忘憂志常在虜樂不可縱也如于解憂
紆樂之時又念夫吾人文武雖殊而腰金拖紫持節
握符不可不謂之一頭榮相與瀝酒同誓勉圖忠孝撫
輯軍民抑奔競戒科剋期休休於窮邊不汲汲於進
取雖老於此亭此不可也於此知止馬則百邪咸
息萬慮做當心定止靜身安氣和無所往而不得所
止矣且天道不在吾聖王不私祿崇德報功出將

朔方新志卷四

七十六

入相縱不得此而功乃在邊陲福流孫子名垂史冊當
與河山共之此知止無窮之樂豈止此一亭一水而
已敢書此以共勗焉

真南張橋撰遺愛祠祝文

序

夏鎮城南里許為逆旅嘉

伏戡亂保邦未危功至偉也明年公去鎮民感思功
德謀於總戎種公勛僉事劉君淮拓故逆旅立祠以
祀公並祀馬顧庭宇者得東鹿賈公海山王公西磐
張公並祀馬顧庭宇甲隘垣地廳窪祀典未秩嘉靖
癸亥南澗楊公繼撫地增垣構堂列廡即祠前斥鹵
祀興感乃命所司關一岸扁曰知止園植蒲柳置舟
鑿為塘方數畝為軒湖吳公並祀馬從眾議慰民思
塘毛公五華楊公石膳牲以饗顧祀典未秩歷地震
也鎮父老歲時伏臘隕蕪衆懼無以安神慰民鑑翁
兵荒祠宇敝壞塘垣四夏謁祠興惻乃謀之鎮守

王公嘉靖甲子來撫

隕蕪衆懼無以安神慰民鑑翁

臺吳公命官鳩匠葺宇誅茅飾美增色徽橋與師儒
士大夫議定常祀爰考後賢得聯峯程公南澗揚公
潘溪范公鳳泉王公長白李公製主並列其彰遺烈
以僉事黎君堯卿副使齊君之鸞均樹勞績錄配祀
享取諸蓋棺事定之忠績其在位榮烈不與焉即秋
仲次丁公撰文一章遣通判張大芳率諸將吏往主
其祀牲帛祭品有式議每歲春秋仲月次丁之辰蓋
祀為常橋曰古之載在祀典者所以崇德而報功也
諸公輩沒世而論定雖其勛猷不一要皆德而望有徵
功業可久所謂法施於民勤輸於國禦災捍患者
非與顧其祀禮三舉而後備豈非有待而然耶後之
人睹遺蹟而興起焉其裨於治理不淺鮮矣乃命刻
其文於右使主祀者永歌以降神云

三山陳總武八景詩序

善褚裝潢為長卷于繪事者圖寧夏八景繫同志詩
于後屬子序之以重行色予曰山川景物在處有之

朔方新志卷四

七十七

以人而重金華八詠沈休文倡之盛山十二詩韋得
載首之魏州二十一詠韓退之和之後以八景命題
則無地無之然不過寫風雲雪月之清奇禽魚花木
之閑麗以洩其得喪哀樂之情也子今挾是而歸將
為金多致恭耶抑為散表取侶耶聞子有倚門之
幹盡之子九弟親朋守望問里予不知子囊中之金
足具甘旨食饗以叙平日之驩否而與侶與恭奚居
之宗大曰富貴顯親人孰不欲是有命焉不可幸致
也請試觀斯夏之境內其遠者曰黑水故城邇者曰
夏臺秋草當其勢之方張蒸土校雖以圖永固增金
索幣以居強大一時之鍊騎健兒歌樓舞榭今皆變
為寒煙鞠為衰草而已並於水曰黃沙古渡但見風
波浩浩鷗鳶欲墮河擘樵紅葦花飛白昔之車塵馬
跡皆為狐兔之區而擊舟短棹長年三老之屬已移
於高橋楊家渡矣附於白臺曰長塔鍾聲惟見折觚
剩稜倒影在地向之金碧莊嚴幻為瓦礫之場而追
蠶解紐已徙於成樓矣耶之南下春煙靡靡柔絲如
染秋風颯颯黃葉誰惜是曰官橋柳色送故迎新離

歌別酒攀折無美吾不知其發榮枯也郊之西北蒼蒼茫茫如藩屏如保障盤踞數百里時呈六花以告也山之東曰良田晚照河之西曰漢渠春水襟帶左為兩膏腴幾萬頃因昔之功為今之利荷鍾成雲夫渠則思思則善心生善心生則能守其身而不失際無耕鑿之餘游戲翰墨吟咏性情以和擊壤得非生憂患行負賤之謂乎念自濠上應募辭武功移于斯將彌一世所閱金多散聚存亡者衆矣吾今獲保遺體而歸定省之暇敷斯言於北堂之上是以致吾親之驩兄弟子孫親朋閭里亦聚驩焉非惟可以取驩亦可以垂教子孫使之服勞思善以守其身庶無負於名教又何彼縱橫者恭僭之足云予作曰子言良是前言戲耳雖然予公妙言輕不足為子重將道中華觀望之邪抵西江文章之奧遇有退之得載休文輩人出以取正更求其大手筆以發揮之俾塞上之景

朔方新志卷四

七十八

魏州盛山金華並傳于世以起予之陋成子好書考詩之名不亦難歟宗大曰然遂借書于左

按察使四明張九德撰襄毅公巡撫鑑川王崇古祠堂

記當嘉隆間有以身繫天下安危解社稷臣曰蒲公樹聲績而于公起家西曹即自郡守歷臬藩所至焯然勝紀其繼鞫黠虜令類首受命治社稷安攘之功不貢而尤著初公以中丞督宣大身所履西北地當天邊所以功晉右都御史督宣大身所履西北地當天之下幸所存尸祝而夏人之思尤著即是祠其一也公之撫宣夏為嘉靖甲子先是虜亡歲不闌入殺掠人畜無算公至則蒐卒乘廣儲穡嚴斥穽申約束旌旗壁壘一新而又親按行塞外諸要徑登賀蘭詣顧虜穴亡斬首虜二百五十寇清小營遣大將吳昌擊走之先後斬首虜二千二百餘級招降小兒丈三餘人縮也城三萬七千二百丈有奇諸所齒獲皆稱願虜悞公為東徙榆林公曰虜即羯族即勝之易牙願

何以監其吭鞭箠使之以其間討軍實鞏內治保百
年無事乎則引河水溉田歲信穩士宿飽投石超距
矣初揆文書院群諸生講道問業棹又興于文李矣
蓋公一泣鎮則已括全虜在目中運九塞于掌上故
其洵三邊猶寧夏也泣宣大猶三邊也嘗設三邊
虜騎出塞二百里搗其巢斬首虜視寧鎮不啻四之
招降者倍繕邊險二千二百而逞虜至噬指不敢近
塞而公意更不欲斤又爭新戰功其大指在借叔為
經用外強內因敵變化如環無端而會把漢那吉之
來奔也公躍然曰吾知所全制虜矣把漢那吉虜酋
俺答愛孫也酋故以築點權諸部中而我叛人趙全
等尊之數為邊患然其急索孫實甚公於是厚撫把
漢而畫三策上之謂酋以好索則令執全等以自
贖以兵索則示將斧鑕孫以脅之即棄不索而吾不
唯置一屬國令與嗣酋者角奚不可而酋果分道入
寇七戰皆創去乃願世不欵塞請歸其孫而公念往
重購全等虜匿不應不得全止及欲殺之且孫與不
可款則遣喻酋我固欲生而孫亦及欲殺之且孫與不

朔方新志卷四

七十九

與全孰親首感泣唯王太師命而公又勒令東西諸
部畢納款乃為條奏獻俘詔俺答以下受封有差歲
貢馬互市以為常當公之始建議廷論紛如公堅
持之章數十上議始定此隆慶辛未時事也距今
可六十年所全活士馬不知凡幾宣鎮以東西所生息耕牧
攻戰之具不知凡幾自宣鎮以東西所生息耕牧
完廬舍長子孫又不知凡幾萬其功德可勝道哉不
佞九德白為兵使者獲謁公祠下拜瞻肖兒低徊不
能去已聞之士民當時之亂問左府署率為仄燼
而後是祠巋然獨存則以逆拜感公思不敢晚也
撫宣士民欣然如復得公則相與叩祠下額曰何
幸公長覆我也未三月即復失公則又相與叩祠下
顧呼曰何時復惠我公也于復失公則又相與叩祠下
之建父矣而貞珉猶闕也公功德乃前謁不佞曰是祠
人履性之石何若甘棠畏壘吾固無論即乾近各賢著

又二公... 僕少卿... 美蓉... 伯亮... 士諸... 必曰... 于自... 不知... 僕少卿... 美蓉... 伯亮... 士諸... 必曰... 于自... 不知... 僕少卿... 美蓉... 伯亮... 士諸... 必曰... 于自... 不知...

僕少卿崔爾進撰靈州張公堤記

朔方新志卷四

八

巨屏居人... 未俱西... 等三渠... 築旋地... 東亮采... 非石張... 半載告... 錢不以... 蘇君任... 蘇公堤... 即其地... 漸就平... 惟期方...

通廣此居其中形雖出時實伶喉鳥自昔置村官
飛數萬甲仗搜芻之需仰給帑金不及四萬其
民運而外一切取足屯田又何奢也持笏而畫者
亦曰賓河為利御吏于天實甚奢俾半食其力以
修官節儉而天何可常則亦利不利之灼然者矣
網繆其制作永逸規模成以指頤滕位相接可導
鄭無溢無涸無淤天若不自以旱乾水溢為政而
會惟人斤鹵之場苑桑麻宿館以養直前之陳穰
慶而市價不驟騰湧荷戈輩宿飽以養直前之陳穰
天驕百萬敢南向發一矢耶即不然我為以逞肝
璇璣險阻精錯我以投石拔距之餘遇颶風驟雨之
粟拒抗制撐犁孤死命礪蕭斧伐朝茵耳然則是
也自金積而南周索自我入保出庭虜絕既脫之
不神阜與區之域惟公之所保釐而人安之而余
謂此并畫之遺也趙營平行之金城而効矣今大
後所仰屋而嘆必曰遼餉如派南或三倍原額監
二千石而下且以此定殿最新餉日急舊餉日重

朔方新志卷四

者終付尾問通者致各塞有庚癸之呼向如推公
且于薊門通津間艾夷蕪蕪嚴昔其圩塔埠坊且
或則有見于水陸飛輓數千鍾致一鍾乎公堤等
溺之規條畫不碾便宜上之臺使者與作伊始民
室宇靡不真居以無至昏墊微塞始有金湯在夫
肅靈章自百度嚴刀止明燈燈餘將吏課博士
董正監法龍言服援兵芳施閱漢奕世利賴則
又中委命在重主疏廣公且埋道有知
大日廓清皮膚藏龍不區又北地剛熙間矣公諱
德號曙海沂江慈谿人高曆辛丑進士
撫都御史張九德撰新築靈州河隄碑記而靈州阻
南當河派之衝復越而北可十里每夏殊湍激受
不唐剝膚而亦藉以灌溉若秦漢二渠溉田至數
頃蓋利與害錡而其偏假城寔甚粵籍洪武甲子
冷成凡三徙皆以河故而河亦益徙而東自不安

受事不一載去城僅數十武矣先是樂河歲役夫三千
手束薪十萬七慮數百千金率委諸壑人情洵不
非物力所難支則議先徙民或重徙城以為長策不
俟且勢若建瓴而僅三積薪委上與陽侯爭此助
乎耳計非且石砥柱之不可而獨願費且不訾計無
出戴君任諸生輩及鄉三老聚族而議以石無所
事薪改徵河西年例穀價五百金單民願輸地基銀
八十兩暨諸捐助倉庫藏之美合之洋千四百有奇
河營卒更番受役工力備矣乃造船百艘運破口石
往來不絕材具成矣遂請於先撫寧夏今制臺少司
馬介石李公前制臺今大司徒瞻予李公俱報可則
以守備張大綬董隄務以指揮孟養浩司出納以經
歷李盛春程工作乃大興石隄之役而議者紛若謂
濱河皆積沙不在受石恐卒無成功予不無動然頃
築亦旋墮泉口愈驚予堅持之曰此夫根底蓋故傾

朔方新志卷四

之易耳非然水豈能負石而趨乃今聚石而投之一
日盡八百艘三日基始定於是從南隅實地始築石
特堅厚為隄首四十餘丈用過水衝餘以次進西
北其景石亦如之計隄長為丈者六千有奇功甫成
而河轉徙而西遂復由故道先所受噓淋為灘可耕
可藝去城已十數里矣是役也經始于天啓癸亥之
正月告成于天啓乙丑之四月凡費時二年有半費
金九百一十兩有奇費米粟六十石而貯尚有餘美
念往歲議隄請帑金不足至釐業奉司馬公捐奉金
百兩同守盧君自立泰戎高君執事等亦願助有差
百兩卒以有餘羨故蘭遷則皆百執事等亦願助有差
以秦渠之成故也蓋不佞初抵靈縣行河籌之再三
而秦渠之成故也蓋不佞初抵靈縣行河籌之再三
之而秦渠之成故也蓋不佞初抵靈縣行河籌之再三
秦渠北岸低濠橋距渠道三十里馮水入河復故
可設百頃增稅額數千石不三月而竣凡費金五百

六兩有奇而椿鍊諸費不與焉古有言河者天下之
大利大害也故周禮慎水政以防止水以蓄天下之
溝蕩水其法甚備自隄石而城無受壅底几于河之
害遠矣二渠之從亦借以收其利不佞三年于此未
事則憂物力方事則憂成勞已事則憂久遠今幸三
憂且釋得藉手告終事矣抑天下事則惟賢者能慮始
其次莫若曰是三役者予不佞因法于古因石于山
曰力于民因能于衆因生我于上獲道任事之章是
皆今日所以成功之本也是不可以無記遂次其終
始以系之銘之曰渾之經瀆且以金隄順流而西潛
于靈府提福下土聿聿吳武爰固我圉用昌我稷泰
匪處白壁而崇糾益是維川后之仁俾無逢其菑寧
亦越千模
曰寧以泰

副使譚性教撰改脩七星渠碑記

寧鎮迤西三百六十
餘里為中衛西路東
控銀干北制賓方西南隣松山青海諸虜支蔓根連
其款彼犯實逼處我墻下通起為難非若他路顯意

一面比也頃因遠左告棘大司農全餉專法於山海
軍士守此者既難望關中轉輸而商人實粟塞上又
以鎮城分給百中之一率下戶不贍則惟賴有黃何
南威寧諸堡屯田租耳自非屯政脩舉憂不在虜且
在軍矣威寧舊有七星渠荒淤歲久陸溝地塞如以
山水自固原奔馳而下洶湧澎湃歲為渠患膏沃之
壤化為秦蕪徙丁逋賦頃減屯籍之半大中丞焦
公天啓丁卯秉鉞茲土慨然曰有能任此者吾且顯
著其績以酬厥勞檢西路同知韓洪禎屯田守備王光先
役度地形乃據西路同知韓洪禎屯田守備王光先
所條上諸款乘議以聞以舊渠口上石柱劉宰分督之
而專任韓郡丞綜其事謂舊渠口上石柱劉宰分督之
蓋受潤以水於是移鑿近三里許河益尊善下斥益
善受潤以水於是移鑿近三里許河益尊善下斥益
復高舊三空開旁濬隙地十五里深濶如前入寧安
故道中掖者聚迅者折亢者夷渚者洩中間為宜民
開五空開銅錢濬鹽池湖開凡四道武一百里至
河濬梗凡二道委山輸瀉自口至威武一百里至

沙又七十里瀾瀾湯湯以次下於田支分映折注有
比水壅則淤塞故徙而東注北口近河石梁為梗故
而石壘五十三丈深二丈濶倍之水引入黃河東壩
下石壘五十三丈深二丈濶倍之水引入黃河東壩
縱橫百步障濤砥澗不使患渠是役也自三月上浣
迄五月凡三閱月而竣用軍民工役凡三千二百
十人若匠若器取諸官若柴若木供諸堡軍夫造
今上登極賞至軍咸悅使民夫則出於本堡者民自
供給於外堡者計日給廩凡用官帑二百餘金較
始議有夫役三千餘省金錢一千餘闢荒梗萬餘頃
咸得獲西路父老懼呼稽顙曰今迺得免於死徒
以食也吾儕小人為山河所震不享渠之利
者十不數年矣囂囂譽譽咸以為成功非二三年莫成費
不數金莫成工役非萬餘莫成今事半而功倍且
連若雖有暴浪驚濤堯年之水不能越峻隄而衝
渠腹有大雲旱魃湯年之曠吾且沐浴膏澤霑餘

潤為史公決漳灌鄴斥鹵生稻梁人至頌德稱聖
與西並傳中丞治渠溝洫繡錯豈止利民足國且

以御南牧功奚啻倍蓰也焦公行矣願及公在賜
言以勸不朽不佞性教承乏司餉疏鑿之役愧無能
効與胼胝為父老先幸藉告成事以宣於臯矣其崇之
無怠庶焦公之汪濊與黃流俱永乎公諱馨號蘅芷
山東章丘人辛丑進士撫夏甫及一載所興釐皆百
年大計如止遠戍賞戰功疏水利繕邊防程材官功
德難更僕數此特其惠西路之一事云

余性疏史學郵傳所經不嘗不以徵文考獻為急况
兵燹之餘殘缺尤甚會

大中丞黃四維先生修廢舉墜百度維新每與子詢訪
舊章偶得三賢祠記及張公去思記於燼燼之餘其

於地方之安危民生之利病可存以備考証因請於
中丞公命續刊志內蓋夏人至今尸祝者右此數公而

大中丞之繼往開來勤心民瘼亦槩見一端云
督理兵餉戶部主事梁溪唐德亮承臣氏識

翰林院編脩南居仁撰雷州三賢祠碑記

人哉今之人見布人之豐功駭烈可傳後世者或
 瞻廟貌未嘗不敬而慕之以為吾亦可以為此也
 乎臨事則又畏縮避謝謂此殆有天授抑或遺時
 之便以成厥功而弄吾所能及嗟乎豈古今人
 遠絕哉昔武廟物揚公遼菴以都御史臨邊奏築
 寧二鎮長城為復東勝計會通瑾阻之功雖未竟
 先聲馳塞外戎馬裹足及賓鋪謀叛就家徵起公
 人聞公至鬪氣百倍至則鏞已就擒遂留制三邊
 二十年而王公晉漢位大司馬督三邊軍事循楊
 之緒拓城四百餘里夏人念二公功不忘合祠靈
 城北所由來久矣又百年而張公曙海以藩臬長
 兵河東適揚侯鼓怒吞壘城闕民將奪厥居而巢
 是樓先是河屢決而東城亦屢避而東且迤北
 以來三徙城矣張公曰若此是無靈州也城可徙
 東小獨不可徙而西乎乃循河故道躬理畚插築
 堤長六千夫初河流甚駛乃少投石則旋傾張公
 曰此

朔方新志卷四

八十五

力弱不能勝耳石不能礙水水豈能浮石乎遂
 為艘者百徒峽口運石積而損棧之一日肇八
 石隄克輦河乃西徙城賴以全由前言之夏人之
 捐於鋒鏑揚王二公之所留也由後言之夏人之
 汨為魚鼈張公之所生也於是躋張公與楊王並
 旌曰三賢喜亦感矣予因思兵猶水也治水與
 孰難意者隄猶水之與水永保其一移民以避
 交而割地以求和也雖與水永保其一移民以避
 疆場之吉凶存亡我與敵共者一也或望塵而
 若夫驚濤迅湍一掃而為電鼉之窟豈有幸乎
 但避其害而水更收其利張公又築長海於秦
 蘆洞於漢渠使涸者有蓄而流者有所洩於秦
 問翼之或綠野如雲伊誰賜與至於挺而走險
 感片語以投戈是劉弘一紙書勝十部從事也
 於疆者悌天威而指類是趙充國以威信服罕
 業之乎無形之長城也哉楊王振卓軌於前張
 芳囑於後孰謂古人張公不相及耶楊公諱一
 人王公諱曠太原人張公諱九德蘇蘇人諱曰

金墉區分昇畢燧復烽銷天險是該文襄創始
結述焯彼二公祖亘有秩張公繼起循禹之跡昔
洪流今統黍稷買債棄劬計安友例鼎鼎三賢貞珉

御史沈猶龍撰河東兵備道張九德去思碑記

來或稱州或稱郡或稱軍鎮城僅隔一河而東西
兩道並建蓋其重也神廟之季天下紛然用兵矣
議選才德宿望之臣分蒞九邊而賭海張公以按
察副使鉞河東兵備當是時遼左川貴並軍興多
邊兵為援驛騷無寧日本鎮援卒方遣行而悍丁
白張威等略殺領兵官偽署左右將軍焚掠而前
塵翳日遠近震駭公至固原聞變星馳進夫書前
曰戍士遠役誠可念即有所需何不以情請而輕
國憲且父母妻子各在城而自貽族滅何也軍門
兵擒勦汝進退何以自全幸本道蒞鎮未受事可
向如悔罪者速投戈隨本道蒞鎮以明無叛志也

朔方新志卷四

八十六

環曉而哭聲震山谷問叩頭請死有流血者公隨路
慰遣原營安插而塞擒渠魁寘之法率鎮以安其定
變有如矣者銀定貨乃排衆收遺聲言槍花馬池公
曰彼素利我市賞且中國無霧不敢叛言槍花馬池公
服也因計誘通事僧人宣諭朝廷恩威通事曰無他
也意未增歲賞耳公怒曰國家定制誰敢議增光
增者當決一戰後雖藉願求貢豈可得哉乃勒兵令
遍觀營伍而縱之歸一部各誅帳下一人以謝過焉
其制勝有如此者無經畧廷弼威振九邊得便宜
發有偽充經畧使者勒取馬價傳鼓而入甚倨公曰
鎮故市馬然不取馬而價者何也其人曰道遠恐
折價至近關買易為便耳公疑之命簡故牒印文小
異遂伏罪其叢奸猾如此者鎮臨極邊武備盛而文
事寡公揖學政月有課歲有較朔望蒞官講業論
道辛酉獲雋疊雙邊方侈為盛事其育材有如此者
復創設商學以便商賈子弟肄業於是商輻輳歲
課羨溢其茶遠有如此者州瀕河而城歲賞薪夫
數千金以禦河壬戌河大決州瀕河而城歲賞薪夫

相度水勢從十里外建石堤為二勞永逸策歲省薪
價工役無筭而向所衝淤轉成腴壤其保障有如此
者秦家渠常苦涸漢伯渠常苦漲三農失業輟耒而
嗟公築長非以護秦別開蘆洞以洩漢計疏渠道三
十里復蕪田數百頃而歲額驟增數千石時號張公
隄又創製水庫利民淮沈張公車其裕農有如以
者公為政大抵先事綢繆臨機制變声色不動而猶
揮若神目光如電坐堂上人從轅門外窺閃如變
燈故雖色笑親人而人不敢干以私若夫內靖寇氛
外銷邊釁談笑折衝豈不賢於甲兵百萬哉公庚申
以按察副使受事壬戌長按察使甲子加右布政使
履任六年而相河西北者再至乙丑凡兩考卓異擢
撫都御史去先是城北有二賢祠祀楊公一清王公
瓊以報修邊之功也及公去任二年而鎮人思公之
功之不諫於揚王也於是貌公像而三之更其額曰
三賢今年春寧夏舉人張君先春汝君所貢士沈君
諫等以計借至京師謁予請為文以酬公愛夫龍向
奉命閱邊已疏公治行第一入告則所為聞且見之

朔方新志卷四

而非無徵不信者矣前二十年公為吾靈間守全活
飢民數百萬獎育士類龍出公門下知公非一日也
又烏敢以不文辭於今上即位公以少司馬陳新政
六要上嘉納各對曰老成敏練無踰御者行見東中
樞如王公掌綸扉如楊公事業彪炳真堪鼎足而立
也表曰三賢誰謂不且公諱九德字威仲別號曙海
先生浙江慈谿人登萬曆甲子

兵部侍郎韓城高辛胤撰巡撫都御史三韓劉公秉

去思碑記

也今之寧夏榆林甘肅昔之朔方雲中張掖

為在要晉亂而有赫連宋弱而有元昊先後乎斯者雖版圖一統而必以威望大臣蒞之誠以聲教絕遠

差戎接眈之區緩之以德而震之以威有大異乎中土也前古勿具論明時寧夏榆林甘州設三巡撫都

御史當時征調之繁防禦之切固不與今日等今上之元年裁榆林巡撫茲奉廷議復裁寧夏併在

甘涼幅隕數千里順指臂使而罔弗及此真太平之象前古未有者夫

廟筭亦神遠矣自恒見觀之邊徼之地官惟憾其不多而地惟憂其遼廓也乃朝廷所以審統馭之勢相

遠近之形省事省官致太平垂久遠者確有明見督臣以為請不報或踵以為請不報父老徒跣而叩關

不報於是巡撫寧夏都御史三韓劉公奉命北還公撫夏八年矣軍民樂業封疆無狗吠之警公

朔方新志卷四

之力為多假而蕃曩剽掠於外室家困苦於內軍民官吏恐恐多患而暇議裁乎今誠告無事公去何憾

而夏州之民一若赤子失慈母之皇皇也者豈以夏州無巡撫民不得巡撫而事之為憂歟向使魯國無

司寇之官亦不至於亂所惜者夫子去魯耳夫所謂聖人者德脩於躬而澤加於民過化存神之謂也苟

非親被公之德澤政令且非親炙公之氣象聲容張弛動靜而且八年之久遽以語於山南嶺表之民曰

我劉公之為人如是為政如是誠不信即近而語於晉豫關洛之民亦不盡信何也世誠鮮其人也公將行

夏人千萬輩進而告於僉憲楊公春芳曰公不可留矣吾儕小人將何以為報其將構祠圖象以祝公拜

公之堂而如公在也揚公以聞公悚然而誠曰無以為也吾非好名者且名曷繫乎是止之便揚公以示

父老父老唯唯退而潛蓄其未之巨直者甌石之堅好者於他所丹雘聖潔罔不預貯公弗知也聞公行

有日萬手偕作不數日負然而成嗟乎民之為此者豈冀公之德已欤抑豈有所補裨於公欤而胡以禁

之弗得若公有以自慰其私者三代直道之民不可
也幸胤於公為治民而知公又久公昔蜚譽西臺余
時在掖垣見其天下已任物恒卓卓風徽擘劃信有
駕前古而軼流輩時年終賈耳開府夏州甫三十應
運而興非偶然者西北一隅所過者化余卜之已蚤矣
諸父老以余善公而知公稔也祠成屬余言以饒公
之惠政於石余度石尋尺耳公澤烏能盡書姑為舉
其大而可見者賀蘭之外即諸部曩住牧地往者窺
伺剽竊以為常公至而德威所暨遠人信之烽堠不
興者八年此不過一方之安而有識之士因以測國
家苞桑陰雨之圖知其道者周公仲尼耳夏州疏河
流以粒食瀋瀉不時則水利絕瀋瀉時而溝渠圳澮
之間一或失宜民象其害公大吏也摠羣屬怠勤而
加意焉足矣乃親率吏民徒步於河壩隴畔乘橈乘
櫂寒暑不輟比者人和年豐伊誰之賜夏州僻處天
盡商旅貨財不通民貧土瘠惟正之供歲止菽粟官
軍之俸餉仰給於他郡當軸不察乃有折色輸銀之
議公抗駁慨陳利弊痛切洞悉厥議遂寢若以中土

朔方新志卷四

八二

東南之民力論之本色折色相去猶不徑庭而孰知
角方則有萬不可行者公一言而為百世之利此其
大端也此皆關乎國計民生而非一朝一夕之澤也
至於教養士子而

昭

代文治洽於遐陬焉憫矜寡惻獨而西周之政行焉
督餉驗放清釐畫一無扣剋之弊焉法行乎明簡表

率以恭儉而文武大小周不庶且法焉化兵丁驕悍
之習草小民濫役之累巍乎方鎮之尊而軍民一家

之若樂一人之勞逸罔弗察焉此又其大概已要而
論之清和寬大與民休息所謂治道無為而民自定

此誠過化存神德脩於躬而澤加於民可不謂聖人
之徒欤夫吏於邊者類務乎擊斷嚴刻以為可以弭

未萌之亂即或過當朝廷亦以亂國重典之意原之
不知邊民亦不幸而生於邊耳其為吾之赤子與齊

魯燕趙鞞之乎意之民何異忍以邊民外之而以擊
斷嚴刻困之乎意之民何異忍以邊民外之而以擊

而漢以治任都護不能信班仲升而西域以亂此明
効也所貴為治者識治體耳公諱秉政

魏書評遠東